

吳興沈 鎔選 第二集

近世文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例言

自學制革新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應取何種教材。說者紛紜。莫衷一是。有主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國語文者。其實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儘可自由採擇。不必加以制限。惟是古文總集。坊棗已多。選購一二種。已足誦習。而近世文與國語文。名作有限。專集無幾。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又東現一鱗。西現一爪。非加之剔擇。薈萃成編。則不足以饜學者之求。此本書之所由輯也。

本書所選。皆當代名人之作。以關於論學術論宗教者爲多。其專涉某種主義者。雖學理精深。議論弘闢。概從割愛。何者。爲學之道。自有徑塗。未可躐等。如欲談馬克司主義者。須先有經濟之常識。欲明柏格森學說者。須先有哲學之根

基。否則對之茫然。轉失文藝上之興味。且此種學科。自有專書。故不取焉。

本書凡分甲乙二種。每二十篇爲一輯。凡若干輯。文言入諸甲種。名近世文選。語體入諸乙種。名國語文選。曰甲曰乙者。係區別之辭。非等第之辭。讀者幸勿誤會。以爲抑語體而揚文言。

本書凡遇同類之論題。必集若干篇於一輯之中。雖或難。或解。或爲人辯護。或自寫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讀者於此。可以增進邏輯上之學識。

書中標點符號。悉仍原稿之舊。其有著作年月者。亦保存之。以便讀者明瞭作者某種之論調。蓋爲某時期某事項而發也。

本書排印。雖細心校勘。然烏焉亥豕之誤。仍恐難免。惟望讀者逐時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更正。

# 近世文選第二集目錄

中國道德之太原梁啓超·····	一
復古思潮平議梁啓超·····	一一
社會主義平議鄒卓立·····	二〇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陳獨秀·····	三一
今日之教育方鍼 陳獨秀·····	三六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蔡元培·····	四四
說今日教育之危機 胡先驕·····	四七
論新舊道德與文藝 邵祖平·····	五八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梅光迪·····	六九

評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七九
評近人之文化研究	湯用彤	八七
功利主義與學術	錢智修	九一
哲學與科學	蔡元培	九九
藝術與宗教	華林	一〇五
生存競爭與道德	高弼若	一一〇
勤工儉學傳序	蔡元培	一一七
松岡小史序	吳虞	一二〇
四川法政學校同學錄序	吳虞	一二三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	蔡元培	一二七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蔡元培	一二九

# 近世文選第一集

中國道德之大原 壬子

梁啓超



自二十年來所謂新學新政者流行入中國。然而他人所資爲興國之具。在我受之。幾無一不爲亡國之媒。朔南遷地。橘枳易性。庸俗熟視。無睹。硜硜者以趨新爲詬病。而憂深思遠之士。獨探原於人心。風俗之微。以謂惟甘受和。惟白受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有聖智。不能以善治也。其孤憤軼度者。甚則謂吾種性實劣。下以此卑鄙闕冗之人。決不能競存於物競劇烈之世。嗒然坐聽其陵夷而已。其不忍天下溺而思援之者。則或引申宋明大哲之遺訓。欲持嚴格以繩正未俗。或則闡揚佛耶諸教之宗風。欲憑他力以蕩滌瑕穢。今之論世者。其大指蓋不出此諸途已。

吾以爲吾國人之種性。其不如人之處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爲諱也。然而人各有短長。人性有然國性亦然。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爲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天下事理。觀因固可以知。果觀果亦可以知。因吾種性果劣下。而不適於自存。則宜淪胥之日久矣。然數千年前。與我並建之國。至今無一存者。或閱百數十歲而滅。或閱千數百歲而滅。中間迭興迭仆。不可數計。其赫然有名於時者。率

皆新造耳而吾獨自義軒肇構以來繼繼繩繩不失舊物以迄於茲自非有一種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國人之心而主宰之網維之者其安能結集之堅強若彼而持續之經久若此乎夫既已有此精神以爲國家過去繼續成立之基即可用此精神以爲國家將來滋長發榮之具謂吾國民根性劣敗而懼終不免於淘汰者實杞人之憂耳然而今日泯禁之象其明示人以可驚可痛者既日接觸於耳目則狷潔之士盡然抱無涯之感亦固其所也願吾以爲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相接構緣夫制度文物之錯綜嬗受而思想根本不免隨而搖動其人民彷徨歧路莫知所適其游離分子之浮動於表而者恆極一時之險象以吾所睹聞東西各國其不歷此關厄而能自躋於高明者蓋寡若其結果之美惡則視其根器所憑藉之深淺厚薄以爲斷譬諸體幹充強者服瞑眩之藥適以已疾而增健百丈之潭千里之湖爲風飄所激或浪沫洶亂或淖濁浮溢不數日而澄湛之性自若也國民既有一種特異之國性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其養成之也固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有功其毀壞之也亦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爲力而生其間者苟常有人焉發揚淬厲之以增美釋回則自能緝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則積漸墮落歷若干歲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萬國興替之林罔不由是而以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

今之言道德者。或主提倡公德。或主策勵私德。或主維持舊德。或主輸進新德。其言固未嘗不各明一義。然吾以爲公私新舊之界。固不易判。明亦不必強生分別。自主觀之。動機言之。凡德皆私德也。自客觀影響所及言之。凡德皆公德也。德必有本。何新非舊德。貴時中。何舊非新。惟欲以德牖民。則擇塗當求簡。易。宋明諸哲之訓。所以教人爲聖賢也。盡國人而聖賢之。豈非大善。而無如事實上萬不可致。恐未能造就聖賢。先已遺棄庸衆。故窮理盡性之譚。正誼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責人也。佛耶宗教之言。西哲倫理之學。非不微妙。直捷。纖悉。周備。然義由外鑠。受用實難。吾以爲道德最高之本體。固一切人類社會所從同也。至其具象的觀念及其衍生的條目。則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甲社會之人與乙社會之人。甲時代之人與乙時代之人。其所謂道德者。時或不能以相喻。例如吾國以婦人再醮爲不德。西人不爾。而足不一。要之。凡一社會必有其所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薰染深入乎人人之腦海。而與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聯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其爲進化且勿論。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混莽之象立見。夫信條千百而搖動。其一二或未甚爲病也。若一切信條所從出之總根本亦牽率而搖動。則社會之紐殆潰矣。何也。積久相傳之教義。既不足以籠圍乎人心。於是是非無標。



準善惡無定名社會全失其制裁分子游離而不相攝現狀之險胡可思議於斯時也而所謂識時愛世之士或睹他社會現狀之善美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其有彼之所謂道德者存於是欲將彼之道德信條移植於我以自淑豈知信條之爲物內發於心而非可以假之於外爲千萬人所共同構現而絕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徵引外鑠之新說以欲挽內陷之人心卽云補救爲力已微而徒煽懷疑之益增歧路之亡甚非所以清本源而植基於不壞也吾嘗察吾國多數人之心理有三種觀念焉由數千年之遺傳薰染所構成定爲一切道德所從出而社會賴之以維持不敵者謹略發明之以資身教言教之君子審擇焉

一曰報恩報恩之義各國教祖哲人莫不稱道至其鄭重深切則未有若吾中國者也凡第一國人心之樞者必在其宗教宗教精神所表示恆託於其所崇奉之神世界各國宗教無論爲多神教爲一神教爲無神教要之其崇奉之動機起於爲自身求福利者什八九古代印度埃及希臘羅馬諸國所祀之神或司情愛者或爲助戰伐者無論天神人鬼物魅皆含此意耶教尊天可謂深探其本然所用爲勸導者仍以祈福免禍之意爲多也獨吾中國一切祀事皆以報恩之一義貫通乎其間故曰夫禮者反本報始不忘其初也又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祖先之祀無論矣自天地山川社稷農蠶門閭井窳兩師風伯先聖先師歷代帝王賢臣名將循吏神醫大臣凡列於大祀常祀者

皆以其有德於民。或能爲民捍難者也。下至迎貓迎虎。有類於埃希蠻俗之獸。教然亦皆取義於祈報與彼都精神絕不相蒙。西人動謂我以多神。謂在教界未爲進化。殊不知我之教義以報恩之一大原則爲之主。宰恩我者多而報不容以不徧。此祀事所由日滋也。既本此原則以立教義。故以此教義衍成禮俗。制成法律。於以構造社會而維持之。發達之。其所以能聯屬全國人使之若連環相綴而不可解者。此其最強有力之主因也。是故恩始於家庭。報先於父母。推父母所恩而及兄弟。推父母之父母所恩而及從兄弟。如是遞推行爲宗族宗族者中國社會成立一最有力之要素。而至今尙恃之以爲社會之幹者也。又念乎非有國家則吾無所託以存活也。故報國之義重焉。然古代國家統治權集於君主。國家抽象而難明。君主具體而易識。於是。有忠君之義。然我國之所謂忠君。非對於君主一自然人之資格而行其忠。乃對於其爲國家統治者之資格而行其忠。此其義在經傳者數見不鮮也。故君主不能盡其對於國家之職務。卽認爲已失統治國家之資格。而人民忠之之義務立即消滅。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手足腹心草芥寇讐之喻。皆自報恩來也。至於所以報社會之恩者爲義。亦至周洽。故對於先哲明德其崇拜服從之念極強。而不敢輕有所議。雖思想進步未嘗不緣此而小疑滯。然其所以能養成國性如此其深固者亦賴是也。其在並時人則朋友之交列爲五倫之一。而所以結合者亦恆在恩義。

一飯必報許友以死我國人常有此美德他國莫能逮也要而論之中國一切消德無不以報恩爲動機所謂倫常所謂名教皆本於是夫人之生於世也無論聰明才智若何絕特終不能無所待於外而以自立其能生育長成得飲食衣服居處有智識才藝捍災禦患安居樂業無一不受環吾身外者之賜其直接間接以恩我者無量無極古昔之人與並世之人皆恩我者也國家與社會深恩於無形者也人若能以受恩必報之信條常印篆於心目中則一切道德上之義務皆若有以鞭辟乎其後而行之亦親切有味此義在今世歐美之倫理學者未嘗不大聲疾呼思以厲末俗而爲效蓋寡蓋報恩之義未深入人心也吾國則數千年以此爲教其有受恩而背忘者勢且不齒於社會而無以自存故西人有孝於親悌於長恤故舊死長上者其推爲徽德在我則庸行而已吾國人抱此信念故常能以義務思想克權利思想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非必賢哲始能服膺也鄉黨自好者恆由之而不自知彼蓋常覺有待報之恩荷吾仔肩黽勉沒齒而未遑即安也夫絕對的箇人主義吾國人所從不解也無論何人皆有所深恩摯愛者而視之殆與己同體故歐美之國家以箇人爲其單位而吾國不爾也夫報恩之義所以聯屬現社會與過去之社會使生固結之關係者爲力最偉焉吾國所以能綿歷數千年使國性深入而羣建者皆恃此也而今則此種思想若漸已動搖而減其效力其猶能廣續發揮光大與否則國家存亡之

所攸決也。

二曰明分記稱春秋以道名分荀子稱度量分界恆言指各安本分者謂之良民中庸述君子之德則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分也所以定民志而理天秩我國德教所最尊也而或者疑定分則顯懸階級與平等之義不相容安分則畸於保守與進取之義尤相戾殊不知平等云者謂法律之下無特權已耳若夫人類天然之不平斷非以他力所能剷除孟子不云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比而同之是亂天下故全社會之人各如其量以盡其性天下之平乃莫過是也夫治亂之名果何自名耶有秩序有倫脊斯謂之治無焉斯謂之亂欲一國中常有秩序倫脊則非明分之義深入人心焉固不可也分也者分也言政治者重分權言學問者重分科言生計者重分業凡一社會必類多數人之共同協力乃能生存發達全社會中所以必須之職務無限無量而一皆待社會之簡人分任之人各審其分所在而各自盡其分內之職斯社會之發榮滋長無有已時苟人人不安於其本分而日相率以希冀於非分勢必至盡荒其天職而以互相侵軼爲事則社會之紐絕矣夫人類貴有向上心苟其無焉則社會將凝滯不進安分之念太強則向上之機自少此固無容爲諱者也雖然向上心與僥倖心異向上心爲萬善所歸而僥倖心實萬惡所集全社會皆習於僥倖則人人失其安身立命之地社會

之基礎安得而不動搖夫我國近年來受種種惡潮所簸蕩士大夫之習於僥倖者滔滔皆是今日橫流之禍半坐是焉猶幸明分之義數千年來深入人心而國之石民咸守此以爲淑身處世之正則上流社會之惡習其影響不甚波及於國民全體故政治雖極極派莽之象而社會之綱維不至盡弛蓋吾國中等無業游民之一階級指官吏及近世所謂政客其與一般善良之國民聯屬本非甚密而其惡空氣之傳染尙非甚速也英儒巴爾遜所著國民性情論嘗比較德法兩國人種之長短謂法國常厭棄其現在之地位而馳騫其理想之地位理想之地位未必得而現在之地位先喪失焉德人反是常憑藉其現在之地位以求漸進於其理想之地位故得寸得尺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也由此觀之得失之林可以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分也者物之則也吾國倫常之教凡以定分凡以正則也而社會之組織所以能強固緻密搏之不散者正賴此矣

三曰慮後社會學家論民族文野之差以謂將來之觀念深者則其文明程度高將來之觀念薄者則其文明程度下斯言若信則我國文明程度與歐美人孰愈此亦一問題也我國最尊實現主義者也而又最重將來夫各國之教祖固未有不以將來爲教者矣然其所謂將來者則對於現世而言來世也爲道與現社會不相屬我國教義所謂將來則社會聯鎖之將來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經典傳記中陳義類此者不知凡幾。國人習而不察。焉以爲是迂論。無關宏旨也。而不知社會所以能永續而滋益盛大者。其樞機實繫於是我國人。惟以服膺斯義之故。常覺對於將來之社會負莫大之義務。苟放棄此義務。卽爲罪惡所歸。夫人之生於世也。其受過去現在社會之恩。我者無量無極。我受之而求所以增益之。以詒諸方來。天下最貴之天職。莫過是也。近世進化論者之說。謂凡動物善於增殖保育其種者。則必繁榮。否則必絕滅。百年以來。歐美所謂文明國者。爲一現在快樂主義。一所汨沒不顧。其後者什而八九。人口產率銳減。言政治言生計者。皆以此爲一大問題。就中法國尤甚。識者謂循此演算。不及百年。法之亡可立而待也。美國亦然。移來之民。雖日增而固有之民。則日減。故盧斯福倡新人口論。反瑪爾沙士之說。而謀所以助長也。要之今日歐西社會受病最深者。一曰箇人主義。二曰現在快樂主義。兩者相合。於是其人大率以有家爲累。以慮後爲迂。故多數勞傭之民。一來復之所入。必以休沐日盡散之。然後快。牧民者日以勤儉貯蓄。相勸勉。莫之或聽也。私兒日多。受不良之教育者。徧地皆是。法令如毛。莫之能開也。於是彼中憂世之士。欲大昌家族主義。以救其未流。近十年來。此類名著汗牛充棟。然滔滔之勢。云胡可挽。我國則二千年來。此義爲全國人民心目中。所同具。縱一日之樂。以貽後顧之憂。稍自好者不爲也。不寧惟是。天道因果之義。深入人心。謂善不善不報於其身。

將報於其子孫。一般人民有所勸有所懼。乃日遷善去惡而不自知也。此亦社會所以維繫於不敝之一大原因也。

以上三義。驟視之若卑卑不足道。然一切道德之條目。實皆自茲出焉。有報恩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與過去社會相聯屬。有慮後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與將來社會相聯屬。有明分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至蹟而不可亂。至動而不可惡也。三義立而三世備矣。孔子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三者。洵庸德之極軌乎哉。本乎人性之自然。愚夫愚婦皆所與能。而雖有聖智。或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譬猶布帛菽粟。習焉不覺。其可貴而舍生必於茲。託命焉之三義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而我國所以能數千年立於大地。經無量喪亂而不失其國性者。皆賴是也。是故正心誠意之談。窮理盡性之旨。少數士君子所以自厲也。比較宗教之學。探研哲理之業。又教育家所以廣益而集善也。然其力皆不能普及於凡民。故其效亦不能大裨於家國。獨乃根此三義而衍之。爲倫常。蒸之爲習尚。深入乎人心。而莫之敢犯。國家所以與天地長久者。於是乎在。抑吾聞之。凡一事物之成立也。必有其體段。續鼻斷鶴。則兩生俱戕。紫鳳天吳。則一章不就。一國之道德。必有其彼此相維之具。廢其一而。其他亦往往不能以獨存。一國之信仰。國人恆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懷疑焉。而根柢或自茲壞也。故吾願世之以德教爲己任者。毋驚玄遠之談。毋銜新奇之

說母養一指而遺肩背母厭家雞而羨野鷺寶吾先民所率由之庸德而發揮光大之編爲教科播諸講社而當立法行政之軸者尤本此精神以出政治施教令以匡教育所不逮而先後之則民德之蒸蒸日上其難矣（文集）

### 復古思潮平議乙卯

梁啓超

吾友藍君嘗著論開復古之謬登載本報第一號海內人士讀之多駭汗譙訶卽鄙人乍見亦不免失色相詫思宜有所以折衷之乃爲平議如次

吾以爲藍君所言洵詭激而失諸正鵠吾不能爲之阿辯也然此種詭激之言曷爲發生於今日則固有使之者焉亦不可不深省也藍君之論最駭人聽聞者彼對於忠孝節義皆若有所懷疑而對於崇拜孔子亦若有所不懌此其持論誠偏宕而不足爲訓也蓋忠孝節義諸德其本質原無古今中外之可言昔人不云乎天下之善一也凡道德上之抽象名詞若智仁勇誠明信篤敬廉讓乃至若某若某雖其涵孕之範圍廣狹全偏或有不同然其同於爲美德則無以易蓋事理善惡之兩面譬則猶光明之與闇黑討論事理者辨析若何而足爲光明之標準焉可也研究若何而能使光明之煥發廣續焉可也若乃賤斥光明而尊向闇黑則豈惟整理實乃拂情卽如忠孝節義四德者原非我國所可獨專又豈外國所能



獨○棄○古○昔○古○尊○爲○典○彝○來○茲○亦○焉○能○泯○蔑○以○忠○孝○節○義○與○復○古○併○爲○一○譚○揆○諸○論○理○既○已○不○辭○以○厭○惡○復○古○故○而○致○疑○於○忠○孝○節○義○其○替○繆○又○豈○僅○因○噎○廢○食○之○比○云○爾○若○夫○孔○子○教○義○其○所○以○育○成○人○格○者○體○用○周○備○放○諸○四○海○而○皆○準○由○之○終○身○而○不○能○盡○以○校○泰○西○古○今○羣○哲○得○其○一○體○而○加○粹○精○者○蓋○有○之○矣○若○孟○子○所○謂○集○大○成○莊○生○所○謂○大○小○精○粗○其○連○無○乎○不○備○則○固○未○有○加○於○孔○子○者○孔○子○而○可○毀○斯○真○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也○且○試○思○我○國○歷○史○若○將○孔○子○奪○去○則○開○然○復○何○顏○色○且○使○中○國○而○無○孔○子○則○能○否○搏○玩○此○民○族○以○爲○一○體○蓋○未○可○知○果○爾○則○二○千○年○來○之○中○國○知○作○何○狀○又○況○孔○子○之○教○本○尊○時○中○非○若○其○他○教○宗○之○樹○崖○岸○排○異○己○有○以○錮○人○之○靈○明○而○封○之○以○故○見○也○然○則○居○今○日○而○教○人○以○誦○法○孔○子○又○豈○有○幾○微○足○爲○國○民○進○取○之○障○者○故○藍○君○此○論○實○詭○激○而○失○正○鶴○其○說○若○昌○弊○且○不○可○紀○極○吾○斷○不○能○爲○之○阿○辯○也○顧○以○吾○所○知○藍○君○蓋○粹○美○君○子○人○也○其○鑽○仰○孔○子○之○論○著○且○嘗○傳○誦○於○世○見廣言○報○今○曷○爲○而○忽○有○此○詭○激○懲○謬○之○論○且○其○論○既○出○而○國○中○一○部○分○人○猶○或○於○駭○責○之○中○含○恕○諒○之○意○吾○默○察○世○變○覺○其○幾○甚○微○而○逆○想○回○環○激○盪○之○所○由○乃○不○禁○慄○然○以○懼○是○故○不○得○不○折○其○衷○而○兩○是○正○之○

夫○提○倡○舊○道○德道德本無新舊之可言舊道德三字實不成名名詞但行文之便姑就時流之名名之耳寧○非○謀○國○知○本○之○務○然○此○論○何○以○忽○盛○於○今○日○則○其○機○有○不○可○不○察○者○自○前○清○之○季○舉○世○競○言○新○政○新○學○坐○舊○之○徒○本○大○有○所○不○懷○而○壁○壘○無○以○自○堅○

日卽靡伏。雖曰靡伏而謀。所以堙遏之者。卒未嘗怠。以不可堙遏之勢。而強事堙遏。故激而橫決。以有辛亥之革命。又正惟以堙遏之結果。其遷流之勢。不軌於正。故其所演生之現象。無一焉能戢人望。其間桀黠輕儇之輩。復乘此熾。蝨搶攘之隙。恣爲縱欲敗檢之行。乃益在在惹起社會之厭苦。而予人以集矢之的一年。以來則其極端反動力之表現。時代也是故。吾輩自昔固汲汲於提倡舊道德。然與一年來時流之提倡舊道德者。其根本論點似有不同。吾儕以爲道德無時而可以蔑棄。且無中外新舊之可言。正惟傾心新學新政。而愈感舊道德之可貴。亦正惟實踐舊道德。而愈感新學新政之不容已。今之言舊道德者。不然彼視目前社會。混莽之象。曾不深求。其所以然。不知其爲種種複雜原因之所和合。蘊釀而一切以府罪於其所不喜之新學新政。其意若曰。天下擾擾正坐此輩橫議處士。興風作浪。造言生事。苟不爾者。吾國今日固猶是唐虞三代也。又若曰。吾國自有所以善治之道。可以無所待於外。今特患不能復吾故步耳。苟其能爲他復。何求此非吾故爲深刻之言。試質諸多數老輩之良心。是否有此兩種見地。蟠據於其腦際。而確乎不拔者。此種見地。輾轉謬演。於是常覺新學新政之爲物。恆與不道德相緣。欲挫新學新政之燄。而難於質言。則往往假道德問題。以相壓迫。坐是之故。引起新學家一部分人之疑惑。亦謂道德論與復古論相緣。凡倡道德皆假之以爲復古地也。非起而與角。則退化之運。將不知所屆。此所以互。

相搏激而異論日起也。

然則新思潮與舊道德果有不相容者存乎。道德論與復古論果有何種之緣繫乎。請得而博論之。今都會之地士大夫羣居相語每一矢口輒相與太息於人心風俗之敗壞敗壞云者劣於昔之云也。吾以爲全國多數小民之風俗固不敢謂視前加良亦未見其視前加壞於營營蹙蹙之中仍略帶渾渾噩噩之氣與他國風俗相校各有得失不能盡譚也。然則今日曷爲以風俗特壞聞曰特壞者惟吾曹號稱士大夫者流耳。蓋日日太息於人心風俗敗壞之人即敗壞人心風俗之主動者也。而如吾曹者其亦孰不誦孔氏之書服忠孝節義之訓而其所造業胡乃適得其反。譬言某藥可以辟疫而常備此藥之家乃卽爲播疫之叢是必所備藥或非其真也。或備而未嘗服也。或服之不以其法也。或其他不良之起居食息與藥力相消也不探其源以治之。而但侈言置藥以禦疫疫不得禦徒反使人致疑於藥而已。夫孰不知提倡道德爲改良風俗之大原。然以今日社會周遭之空氣政治手段之所影響中外情勢之所誘脅苟無道以解其癥而廓其障則雖日以道德論喃喃於大衆之前曷由有效。徒損道德本身之價值耳。尤可異者竺舊者流侈然儼以道德爲其專賣品於是老官僚老名士之與道德家遂儼成三位一體之關係而欲治革命以還道德墮落之病者乃逕以老官僚老名士爲其聖藥而此輩亦幾居之不疑。夫此輩

中固多操行潔白之士。吾豈敢盡誣要之當前清未葉。此輩固多已在社會上占優越之地位。其言論行事本有風行草偃之資。此輩詒謀苟臧中國。豈至有今日平心論之中國。近年風氣之壞。壞於佻淺不完之新學說者。不過什之二。三。壞於積重難返之舊空氣者。實什而七八。今之論者。動輒謂自由平等之邪說。深中人心。將率天下而入於禽獸。申令文告。反復誦言。論坐偶語。羣焉集矢。一若但能廓清此毒。則治俗即可立致清明。夫當鼎革之交。二三年間。此種狂飭言論。嘗披靡一時。吾儕痛心疾首。視今之論者。未多讓焉。今日則茲殆盡熄矣。而治俗又作何象者。蓋今日風氣之壞。其孽因實造自二十年以來。彼居津要之人。常利用人類之弱點。而勢利富貴奔走天下。務斲喪人之廉恥。使我範圍社會本已不尙氣節。遭此誘脅。從風而靡。重以使貪。使詐之論。治事者奉爲信條。儉壬乘之紛紛。以自躋於青雲。其驕盈佚樂之舉動。又大足以啟動流俗。新進之儂豔羨仿效。薪火相續。日以蔓滋。俗之大壞。職此之由。故一般農工商社會。其良窳無以大異於前。而獨所謂士大夫者。日日夷於妾婦。而淪於禽獸。此其病之中於國家者。其輕重深淺。以視衆所指目之自由平等諸邪說。何如。夫假自由平等諸名。以敗德者。不過少數血氣未定之青年。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會。若乃所謂士大夫居高明之地者。開口孔子。閉口禮教。實則相率而爲敗壞風俗之源。泉今謀國者。方日蹈二十年來之覆轍。汨流以揚波。而徒翹舉方嚴廣漠之門面語。

曰。尊。崇。孔。子。曰。維。持。禮。教。者。以。相。扇。獎。冀。此。可。以。收。效。殊不知。此。等。語。者。今。之。所。謂。士。大。夫。人。人。優。能。言。之。無。所。施。其。扇。獎。其。在。一。般。社。會。則。本。自。率。循。又。無。所。深。待。於。扇。獎。而。欲。求。治。俗。之。正。本。清。源。夢。視。乎。在上。位。者。之。真。好。惡。以。爲。祈。嚮。義。襲。而。取。恐。未。有。能。濟。者。也。

讀。者。幸。勿。疑。吾。謂。此。種。扇。獎。之。可。以。已。也。吾。固。日。日。從。事。於。扇。獎。之。一。人。此。天。下。所。共。見。也。願。吾。謂。扇。獎。之。道。貴。用。其。中。而。靳。其。平。一。有。所。倚。則。弊。之。所。屆。恆。出。意。外。譬。諸。樹。表。表。之。鼓。以。分。寸。影。之。斜。以。尋。丈。此。最。不。可。不。慎。也。今。指。當。道。爲。有。意。復。古。必。且。斷。斷。自。辯。曰。吾。曷。嘗。爾。爾。然。而。事。實。所。趨。遂。章。章。不。可。掩。也。此。亦。無。待。吾。一。一。臚。舉。其。跡。吾。但。請。讀。者。閉。目。以。思。最近。一。二。年。來。上。自。中。央。地。方。各。級。機。關。之。組織。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嘗。有。一。焉。非。盡。反。民。國。元。二。年。之。所。爲。豈。惟。民。國。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規。畫。所。建。置。殆。無。不。廢。變。停。頓。夫。光。宣。之。政。誠。不。足。以。糜。人。望。也。民。國。初。元。之。政。誠。尤。不。足。以。糜。人。望。也。然。豈。必。其。政。之。本。體。絕。對。不。適。用。於。中。國。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爲。今。後。所。萬。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祇。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張。補。救。之。耳。若。並。制。度。其。物。而。根。本。摧。棄。之。天。下。寧。有。此。政。猷。例。如。民。選。議。會。制。度。既。爲。今。世。各。國。所。共。由。且。爲。共。和。國。體。所。尤。不。可。缺。前。此。議。會。未。善。改。正。其。選。舉。法。可。也。直。接。間。接。以。求。政。黨。之。改。良。可。也。釐。定。其。權。限。可。也。若。乃。並。議。會。其。物。而。去。之。安。見。

其可。例如。司法。獨立。既。天下。之。通。義。前。此。法。庭。未。善。改。變。其。級。制。可。也。改。變。其。程。序。可。也。改。變。其。任。用。法。可。也。若。乃。並。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彼。其。制。度。既。爲。早。晚。必。須。采。用。之。制。度。今。雖。廢。之。不。旋。踵。爲。時。勢。所。迫。必。胥。謀。所。以。復。興。之。而。一。廢。一。興。之。際。第。一。則。使。國。運。進。步。遲。阻。若。千。年。第。二。則。際。已。肇。之。基。礎。將。來。作。始。更。難。第。三。則。使。人。民。徬。徨。迷。惑。滅。國。家。之。威。信。耳。昔。吳。淞。鐵。路。初。建。政。府。以。二。十。餘。萬。金。購。而。毀。之。在。彼。時。曷。嘗。不。以。爲。有。所。大。不。得。已。者。存。既。毀。之。際。曷。嘗。不。多。數。人。稱。快。由。今。思。之。所。爲。何。來。夫。今。日。衆。共。集。矢。之。制。度。後。之。視。今。必。且。與。吳。淞。鐵。路。同。感。可。斷。言。也。而。狐。埋。狐。搯。天。下。其。謂。政。府。何。又。或。有。所。瞻。顧。不。敢。悍。然。選。廢。其。名。遂。復。換。而。改。頭。指。鹿。爲。馬。此。其。爲。弊。殆。更。甚。焉。夫。作。法。於。真。其。敝。猶。僞。作。法。於。僞。敝。將。若。之。何。今。凡。百。設。施。多。屬。創。舉。既。非。夙。習。運。用。倍。難。苟。誠。心。以。赴。期。於。必。成。使。當。事。者。懷。靖。其。毋。忝。之。心。使。社。會。作。拭。目。觀。成。之。想。其。庶。勉。日。起。有。功。今。也。不。然。於。其。本。所。不。欲。之。事。陰。摧。壞。其。實。而。陽。塗。飾。其。名。受。其。事。者。曰。此。敷衍。吾。儕。耳。吾。毋。寧。以。敷衍。應。之。而。自。愛。之。心。與。踐。職。義。務。之。觀。念。日。趨。薄。弱。社。會。亦。曰。某。項。事。業。所。以。敷衍。某。類。人。耳。先。懷。一。種。輕。蔑。之。心。以。對。此。事。業。甚。者。從。而。倚。之。而。進。行。乃。益。以。艱。及。其。挫。跌。則。撫。掌。稱。快。曰。吾。固。謂。此。種。制。度。之。不。可。采。今。果。如。是。也。嗚。呼。凡。今。之。所。以。應。付。各。種。新。政。者。何。一。非。爾。爾。耶。則。旁。觀。者。竄。然。以。復。古。爲。疑。亦。何。足。怪。以。言。夫。用。人。耶。鼎。革。

之交萬流雜進羊胃羊頭見者哂逆謀澄敍之宜也而一矯其弊遂乃以前清官歷爲衡才獨一之標準問其故則曰尊經驗也夫前清官吏中其潔白幹練通達治理者原有人在吾誠不敢挾主奴之見漫爲舐排雖然其中大多數鋼蔽齷齪儼點媮靡晚清之敗壞豈不以此輩革命之局寧非此輩實助長之其尤無恥者則朝失清室之官幕入同盟之會極口罵項脅肩美新及事勢一遷又反顏下石第其品質宜在豺虎不食之班卽予優容亦惟高閣束之已足而今皆彈冠聯翩專城相望且儼然以挽回風習主持大化自命爲上游所器賞爲社會所歡承不旋踵而賊證狼籍對簿踰跟而敗落相尋繼踵猶昔叩其所謂經驗則期會書簿鉤距掎克對面盜賊暮夜苞苴乃至以財政廳長而不解預算之字義以兼理司法之知事而不知有新刑律其物類此笑柄更僕難罄猶且能名鶴起一歲屢遷俯視新進視如無物嗚呼凡今日登庸人才之標準豈不如是耶則旁觀者竊然以復古爲疑又何足怪甚矣國人之善忘也記有之不知來視語往彼晚清以來之陳跡豈不猶歷歷在人耳目耶使其所操術而可以措國家於治安則清室其至今存矣二十年而前所謂舊法者已失其維持國家之功用國人不勝其敵乃駭汗號額以求更新今又以不勝新之敵也乃更思力挽之以返於二十年前之舊二十年前所共患苦者若全然忘卻豈惟忘卻乃更顛倒欲慕視爲盛世耶治而思追攀之十年此非普通言試以一年來所規畫之政策與二

君他日更當爲夫目之於色有同美焉二十年共指爲甚惡者二十年後忽能變爲甚美此寧非天下大可怪之事而或者曰清之亡非亡於其戀舊也而實亡於其驚新使清廷非惟新是驚而堅持其舊者以相始終夫安得有今日若此論者徵論其言之終不能成理也藉曰事理或然尤當知清廷之驚新本非其所欲也非所欲而曷爲驚之則以舊制之作用已窮事勢所驅不得不出於此譬諸行旅所遵之路荆棘已塞乃始改從他塗夫在今日彼路之荆棘是否能刈除能否不爲事勢所驅更折而出於驚新之舉終已不能則將來幾經波折之後卒亦取清廷所回旋之覆轍而次第一一復蹈之可斷言耳夫清廷曷爲以驚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而徒以大勢所迫勉趨於新雖勉趨於新而於新之性質新之價值實未有所了解常以戀舊之精神牽制於其間故新與舊之功用兩相消進退失據而一敗塗地也今以戀舊責當局而當局決不肯自仞雖然試靜氣一自勘其心理其有以異於二十年前老輩之心理者幾何凡所設施又何一非新與舊功用相消者此復古之疑所以雖曉辯而終無以自解於天下也或曰病斯有待於藥藥求已病而已復古論雖曰可議然以藥數年來驚新太過之病安見其不可應之曰斯固然也然在一二年前病象頗劇之時服之或不失爲良藥今則病徵已變猶服之不已則藥反成病矣大抵一時偶感之病來勢雖勇而祛除實易積年蟠結之病不甚惹警覺而綿久遂不可復救夫戀



舊者人類之通性也。當其一時受刺激於外。奮新太過。就令任其自然。不加矯正。非久必爲惰力性作用所支配。自能返其故態。然此惰力性作用。猖獗之後。欲更從而振之。恐非加以雷霆萬鈞莫之能致。夫憚於趨新而狃於安舊。圓顛通性固已有然。況我民族尤以竺舊爲特長。而以自大爲夙稟。而坐談禮教。吐棄學藝。又最足以便於空疏塗飾之輩。靡然從風。事有固然。若詳推其利害之所屆。則此種方嚴廣漠之門面語。其於矯正未俗。實際上收效能幾殊。未敢知而惰力性。或且緣此大增。率國人共墮入於奄奄無生氣之境。此則吾所爲瞶瞶而憂者耳。

若夫藍君所論之詭激。吾旣已不憚辭而闢之。要之此兩者皆社會心理之病徵而已。而其病則不能相剋而常相生。夤古論昌則復古論必乘之。復古論昌則夤古論又必乘之。以極端遇極端。累反動以反動。則其禍之中於國家社會者。遂不可紀。極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是以君子慎之也。（文集）

## 社會主義平議

鄒卓立

社會主義。隨二十世紀之新潮。澎湃東來。吾國社會。感此頓呈一種刷新變象。舉凡原有之道德學說。俱遭抨擊。社會組合。因而動搖。思想革命。漸形劇烈。際茲文化過渡時期。吾人對斯新說。其表示歡迎乎。抑

拒絕乎。若人云亦云。則蹈盲從之弊。掩耳不聞。則犯頑固之譏。況此種問題。若僅關於一人一事。吾人尙可毋須置議。惟以其爲吾國家社會之利害問題。卽與吾身体戚密。影響至鉅。故無論士農工商。與夫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皆應具辨別之眼光。與抉擇之識力。以求解決。蓋其中大有研究之事實存在也。社會主義之目的。卽求平。社會之不平均。社會之不均。以增進人羣之幸福也。故平之均之。其間所用之手段。雖各不同。而以社會之幸福爲旨歸。則一如治病然。若誤以手段爲目的。不問其社會現狀之若何。而惟襲取他人之成法。以律其社會。是何異醫者不問病者之病狀。奚若。如何可以身健。而惟撫拾他人之醫術。施諸已所治之病者之身也。然則社會之病。果何在。乎。在於貧富之不平。勞逸之不均也。貧富勞逸之相懸。則富者安富尊榮。不勞而可得食。貧者顛連困苦。長爲他人所役。使物極必反。而貧富階級之爭鬪生焉。此弊大盛於歐洲。故社會主義亦肇自歐洲。考其發生之動機。得三主因焉。

(一) 因資本主義大行。自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以還。因機械之發明。而工廠制度勃興。一機之所值恆盈萬千。故資本主義頓形重要。然人非能盡有巨大資本。其幸者乃建立工廠以爲僱主。其處境不如者。則流爲工人。傭工以自給。於是社會上乃生傭主傭工兩大階級。競爭劇烈。至成爲晚近之所謂商戰。工戰。則非有大資本之經營。不克奏效。其尤幸者。挾其多財。蓋賈之能力。而組爲大公司。大工廠之制。然物

質消長之理。此盈則彼絀。此富則彼貧。大資本家勢力雄厚。競爭自佔優勢。小資本家恆爲所壓倒。或竟被其吸收。不得不棄其營業。以加入勞動階級。馴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富之分。日益懸遠。社會之人。不得共同生活。則貧者不能不出相當手段。以對待富者焉。且也資本家開設大公司。或大工廠。擁巨資。以支配勞動者。爲自利計。則所給工資。必欲廉。所定工作時間。必欲長。故資本家常逸。勞動者常勞。勞動者盡日工作。得值微薄。不足仰事俯畜。乃爲生計所迫。不能不出相當手段。以對待資本家焉。此社會主義之緣起一。

(二)因大地主制之作梗。大地主之制。初並盛行於歐洲各國。如英國之 *Large Estates* 與意大利之 *Latifundia* 皆其遺制。各國或因農地之釋放。或因法令之更張。其弊害多已減輕。惟俄羅斯之農地。釋放較後。土地法令改革較遲。故俄國大地主之制。猶然存在。其人民貧者無立錫土。而大地主之富者。農田多至數千方里。此制基於封建制度而來。如中國秦代以前。帝王之同姓功臣。受封之食邑。然大地主主權在握。農地受役值微。予奪去留。惟命是聽。故大地主之待農民。如美國人之待黑奴。南洋羣島各國人之待中國人之被販賣者。俗名 孺子農民。宛轉呼號於大地主之下者。已非一日。歐戰既開。此制頓形岌岌。農民乘此時機。不以執對外作戰爲急務。轉以反戈對內。從事產業革命爲要圖。此社會

### 主義之緣起二。

(三) 因貴族軍閥之壓力。歐洲大陸之階級主義甚深。貴族軍閥與平民之界別甚嚴。讀西洋史。見其貴族之奢豪。軍閥之殘暴。與其平民之受制。生活之艱難。不自由不平等之事。歷歷可稽。然二十世紀以前。歐陸戰爭。無時蔑有。為歐洲內競最劇烈時代。各國人民。為護國保家計。戮力勞神。以對鄰邦作戰。如擊破崙之役。戰禍互二十餘年。各國軍民。五合六聚。自顧不遑。迨維也納之約成。各自休養生息。而暫不暇計及社會階級問題。又若普法之役。法國割地賠款。受制強鄰。全國人士。汲汲以謀復仇雪恥為務。德國亦競擴張軍備。先事預防。故自時厥後。各國人士。不注意於國內貴族軍閥。而遠注及於國外競爭。故階級制度賴以保存。貴族軍閥依然無恙。其時財富之生產未豐。平民生計艱難。智識卑下。隱忍於階級壓制之下。而無敢異議。雖社會主義已有人倡之於前。而格於時勢。勢力未宏。輒近機械發明。生產大進。平民之智識增。高階級不平之觀念。遂萌。重以最近震天撼地之歐洲大戰。各以自由平等人道和平相揭。擯。前此屈伏於階級制之下者。乃如蟻驚春雷。蠕蠕蠢動。加以受戰事影響。糧食不足。物價騰貴。為時會所迫。乃發而為驚人之舉動。如俄羅斯之槍斃君主。德意志之放逐國王。可為明證。此社會主義之緣起三。

雖然社會主義之起原。既如上述。其運行手段之爲和平或劇烈。則亦緣其國家政治與社會情形而異。如馬克思之資本論。主張資本公共。不反對政府之存在。甚且主張社會之集產。顧不產生於俄。而獨發軔於德。無政府主義。主張廢除政府。產業一切平均。手段至爲劇烈。又不產生於法美。而獨高唱於俄羅斯之巴枯甯與克魯泡特金。誠以國家政治不同。社會情況互異也。彼馬克思處國家萬能之邦。感資本之專制。甚於政府之專制。故因時度勢。發爲集中資本之論。以改進其現實之社會。而巴枯甯則不然。處專制政府之下。已憤大地主之蠻橫。又感數千年專制之積威。非用劇烈之手段。無以打破其根深蒂固之階級也。譬之醫者治病然。遇傷寒之病。僅治以驅風之劑足矣。若遇受毒沈重之病。非用股劑之劑。以清其毒。則其病將不治也。然則馬克思與巴枯甯亦不過各以其社會之癥結所在。以定其療治之方耳。非能執一主義。可爲天經地義。行諸四海而不悖也。淺識者流。昧不察。變本加厲。祖述各種主義。誤以其手段爲目的。不問社會之現狀如何。而惟剿襲他人過去之主義。以強國衆之必從。是猶削足而適履。寧有當乎。且吾國自命爲新文化一流者。多中一種類似宗教之信仰心。凡一學說之興。始自中國。則鄙視之。漠然不加思辨。始自外國。則膜拜之。如神聖。篤守之。如信條。於是日惟宣傳其所謂新文化之勞動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推波助瀾。輕躁若狂。橫流所趨。遂使社會呈杌隉不寧之象。吾特將茲三種

主義。剖釋而明辨之。以與國人共商推焉。

(一)勞動。勞動者。謂人當各盡其力。以從事於生產事業之謂也。其說固甚平允。夫人生與勞動俱來。自不能即安逸而避勞動。天既賦人以五官百體。即應自養其生。不宜依人爲活。自古渾渾噩噩之民。篳路藍縷。開闢草昧。剝獸皮樹葉。以爲衣。構巢掘穴。以爲室。採果實。攫禽獸。以爲食。泯泯棼棼。以至今日。皆由勞動而獲生存也。然世界人滿爲患。生產數量不足。憂時之士。爲促進生產力起見。遂將事實發爲主義。奉勞動爲神聖。等資本於仇人。謂勞動者則得食。不勞動者則不得食。議走極端。事至偏激。其演生之結果。則爲罷工風潮。此事在歐美各國。影響極大。自一八六五年五月一日。美國芝加哥工人罷工獲勝。後工人氣餒爲之一長。一八八五年萬國社會黨開會於法京巴黎。定五月一日爲勞動節。於是影響及於全世界工人。各自努力。以與資本家作戰。罷工之事。無歲不聞。然結果徒見社會生活程度增高。資本家無所損失。如所謂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等。富埒王侯。權傾百姓。固自若也。斯何故歟。蓋非從根本解決耳。工人以罷工爲利器。資本家儘可承認。其加薪減時之要求。資本家將物價擡高。工人無權力以限制其攫財贏利之手段。表面上工人之工資已增加矣。而衣食住三者之費亦隨之而加。昔日因生活艱難而罷工。今加薪後艱難之境依然如故。豈非二五等於一十乎。至中國之情況。又與歐美迥異。

工人與資本家之界限。其痕跡甚微。業主多半作工人。多半爲業主。求其如歐美之大資本家者。全國中殆無一人焉。故工人實無罷工之必要。即曰乘此資本制度未成之時。爲未雨綢繆之計。提倡罷工。以調劑資工二界。以免蹈歐美之覆轍。亦爲昧於事理之言。無補於實際。試觀近日各通商口岸。工潮陸續發現。最甚者莫如廣州。察其動機。有爲感受世界潮流。及盲從社會學說而罷工者。有因他業罷工。擡高生活程度。不得不相隨罷工者。以致全市騷然。有如風起雲湧。不可抵當之勢。然證諸廣州市現在工人之狀況。與未罷工加薪以前之狀況。兩相比較。不特生計不見充裕。且日趨於困難。惟見物價擡高。百業凋殘之弊。未見調劑經濟之利。故知罷工。決非根本之圖。不能貫徹勞動主義之精神也。

(二)共產 勞動主義推進一層。則爲共產主義。共產實所以求均產也。均分資產。以平貧富之不齊也。此主義在昔吾國固亦行之。吾國學者固亦倡之。如上古五帝之井田制度。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產業舉爲國有。不得私自買賣。此即今日均產之制度也。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即主均貧富之說也。願行之自周代爲止。其後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古制因之破廢。漢晉及後魏齊周隋唐之世。略有授田之制。然實非能普及者。至宋代則完全廢棄。雖宋儒日謀恢復。亦不能實現矣。斯何故歟。亦時勢使之然也。今世界變時

之士。感受社會產業不均之弊。遂倡爲共產之說。如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法國人士發起組織『保貧黨』。卽爲此種主義之濫觴。厥後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列寧等。遂極力發揮此種主義。以爲救時之良藥。投合普通社會之心理。足爲一般貧民吐氣。然其效卒鮮。且社會日見紛擾。何耶。使今日世界。尙如上古時代之景況。如我國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若此地廣人稀。生計優裕之時代。共產制度。固可行之。何則。以天演未大行。競爭未顯著也。無如世界大通。地狹人稠。卽以我中國而論。地處亞洲之一部。國民足跡徧全球。無華人之地。不成爲國。無華人之口岸。不成爲商埠。國家既不能容納如許之國民。資產亦不敷養育如許之社會。尙有何資產之足均乎。譬諸一家然。家產既空。父子兄弟。俱遊食異地。始可免凍餒之憂。奚暇計及分家產乎。又若一身然。血質既枯。不能滋養五官百體。而徒講究調和四肢臟腑。不多食以滋養料。以充血本。庸有濟乎。卽曰世界公有矣。均產可不分國界矣。試問他國之國土。能許我國民佔有否。他人之社會。能容我國民。厠足否。者。正卽其國之工黨。謀均產者也。此理至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故共產之制。在太古時代。固能行之。在今茲時代。斷不能實現。在我國今日國勢。尤不成研究之問題也。



(三)無政府。由共產主義再進一步則爲無政府主義。無政府者國家機關徹底破壞廢除政府。純由民族自由發展。絕對不容有階級制之存在者也。吾人對此應有先決之問題。在第一政府可否廢棄。第二民族能否自由組合。明乎此其他可迎刃而解矣。以言乎政府。在太古遊牧部落時代。人民逐水草而居。無政治之可言。政府可以不設。進而爲國家。則政府實爲行政之樞紐。無政府則政令無所寄也。卽曰其權寄諸國民大會矣。然則國民大會何從而產出乎。參政之民。用直接制。抑用代表制乎。如用代表制。則與共和國之國會何異。如用直接制。則全國人人與政。必至疲於奔命。勢不能行。且既稱國民大會矣。當必用直接制無疑。無論其事近迂遠。且卽能議政矣。議決之政。由何人執行。此執行者。豈非政府乎。是故就實際上之立論。政府無廢棄之理。由以言乎民族自由組合。其意卽剷除國家原有之界綫。由民族質性相類者自由組合之。惟既可自由組合。卽可自由分離。將至一國有數種民族者。化爲數國矣。一民族之中。宗旨各有不同者。分裂爲無數之小團體矣。馴至愈分愈散。不至如上古之野蠻部落。自生自滅不止也。然居今日競爭之舞臺。豈容自生自滅乎。在昔老子所云「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世界。儘可消除國家之形式。然自古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國家。有自然必經之軌道。今反國家而作部落。不能恢復老子所稱之世界。則不

可行也。蓋各民族鄰接密邇。權利衝突。競爭以起。或以兵力而兼併焉。或爲勢力所迫而歸附焉。於是強有力之國家以成。有國家卽有政府。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自由組合之道。實不能行。無政府之國。殆如昔人所說之烏託邦與桃花源耳。

論者曰。社會主義。乃大同主義。化國家爲世界。安見他日不實現乎。其說尙矣。然欲知世界能大同與否。宜先察競爭能消弭與否。欲知競爭能消弭與否。宜先觀人口果增加與否。西儒馬爾塞斯著人口論。謂世界人口增加之率。爲等比級數。糧食增加之率。則爲等差級數。經二十五年人口增加一倍。此發明人口增加糧食不足之故。與競爭不已之原。此說雖未盡精確。但人口增加糧食常不足。爲一定不易之理。證諸我國歷史。黃族起原。初僅繁衍於黃河兩岸。五帝之世。長江以南。北徼以北。尙屬邊荒無人之境。至春秋戰國。已漸蕃殖於長江兩岸矣。秦漢開拓疆土。殖民於嶺南。及西域諸地。直至元代。其間人口繁育之數。突飛猛進。黃族占領之地。橫貫歐亞。在亞洲約佔十分之八九。其地卽今中國全境。及日屬之朝鮮。俄屬之西伯利亞。中亞細亞。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俾路芝。緬甸。安南。暹羅等地。在歐洲約佔十分之四五。其地卽今之俄羅斯。奧大利。德意志之東部等地。皆移民屯兵其間。疆域廣大。互絕古今。此可見我黃族人口增加之梗概。時至現世。我國反受歐洲殖民政策之節節進迫。由此亦可悟白種人口增加之

巨夷考西洋史。白種民族。初僅居地中海沿岸。如古代之腓尼基、埃及、希臘、羅馬等國。卽爲白種先祖之發祥地。後乃分布於北歐、南非洲、海洋洲、印度支那之間。經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乃遠涉重洋。而至於北美美洲。今各處又以人滿爲患。故轉而亟謀殖民於我國。由此可見世界人口之增加。黃白種人勢成。互相侵奪。而未來之世界。決不能免競爭之禍。大同終屬幻夢。決難有實現之一日也。

抑猶有說者。俄羅斯爲實行社會主義之一國。爲各國極新派人士所欽羨。以爲可作世界之模範。殊不知多聞其名而未核其實。試觀勞農政府。非俄國之政府乎。首領列寧。非強有力之執政者乎。事實昭昭。不待辨而後知也。況列寧既爲一國之強有力者。操縱一切國政。其發號施令。能確據全國民之公意否。全國之民。又能保其不恢復昔日之帝制否。卽能矣。他日之繼其位者。又能保其作第二之列寧否。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斯說雖舊。實古今不可易者也。且也。俄國自革命之興。諸民族分離。爲數十部落。國將不國矣。託庇於列寧政府之下者。以均產制之厲行。則業農者無所用其多。穫作工者無所用其多。資製造家無所用其精巧。學者無所用其高深。舉凡社會中人不事孜孜求利。而圖博目前之快樂。所得勞金。立時揮盡。斯何故哉。以資財產業不能私有。不如卽時用盡之爲愈也。是故因果相生。內不能以資助國用。外不足博取利權。上下交相敵。破產之象。既呈。最近列寧感受此種痛苦。已知難而變。

矣。宣布停止對外宣傳政策。獎勵勞農企業。歡迎外資投入。共產制度名存而實亡。何有於貫徹主義之足慕乎。

是故講求社會學者。當以現實社會爲主。不可執一主義。以繩其社會。當以助長改良爲主。不可有躐等過分之希求。當以實驗爲主。不可作他人學說之奴隸。然後可求真文化及社會幸福。否則日言新文化。而南轅北轍。去之益遠。適足爲真正文化之阻力。我國現值國勢飄搖之秋。風俗澆漓。道德破滅。致武人政客。得以乘我弱點。施其伎倆。違法賣國者。本爲國家之禍。乃贊成之者。居若干人。執正衛國者。固爲國家之福。乃反對之者。居若干人。鼓簧煽惑。一任有勢力者爲之。皆由國民理解不一。愛國心未充。故也。且慶工商業日漸式微。教育尤見頹落。當此之時。挽之救之。猶恐不及。況以不經之學說。無謂之空談。互相炫奇鬪異。日日擾亂之。戕賊之。其能免於陸沈乎。吾之所言。深望社會人士加之意也。（學衡）

##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陳獨秀

五方風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異。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種言，略分黃白；以地理言，略分東西兩洋。東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並，水火之不相容也。請言其大者：

(一) 西洋民族以戰爭爲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爲本位。

儒者不尙力爭，何況於戰？老氏之教，不尙賢，使民不爭，以任兵爲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漢以來，黷武窮兵，國之大戒，佛徒去殺，益墮健鬪之風。世或稱中國民族安息於地上，猶大民族安息於天國，印度民族安息於涅槃，安息爲東洋諸民族一貫之精神。斯說也，吾無以易之。

若西洋諸民族，好戰健鬪，根諸天性，成爲風俗。自古宗教之戰，政治之戰，商業之戰，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英吉利人以鮮血取得世界之霸權，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若比利時，若塞爾維亞，以小抗大，以鮮血爭自由，吾料其人之國終不淪亡。其力抗艱難之氣骨，東洋民族或目爲狂易；但能肖其萬一，愛平和尙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東洋民族，何至處於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鬪死；東洋民族性，惡鬪死，寧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尙有何等顏面，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 西洋民族以箇人爲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爲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訖今，徹頭徹尾，箇人主義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獨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獨不然？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嚮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箇人之自由權利與幸。

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箇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箇人平等也。箇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人權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箇人主義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論言之：人間者，性靈之主體也；自由者，性靈之活動力也。自心理學言之：人間者，意思之主體；自由者，意思之實現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間者，權利之主體；自由者，權利之實行力也。所謂性靈，所謂意思，所謂權利，皆非箇人以外之物。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箇人主義相衝突，實以鞏固箇人利益爲本因也。

東洋民族，自游牧社會，進而爲宗法社會，至今無以異焉；自酋長政治，進而爲封建政治，至今亦無以異焉。宗法社會，以家族爲本位，而箇人無權利，一家之人，聽命家長。詩曰：『君之宗之。』禮曰：『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宗法社會尊家長，重階級，故教孝；宗法社會之政治，郊廟典禮，國之大經，國家組織，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階級，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半開化東洋民族一貫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談，未嘗無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會之組織，宗法制度之惡果，蓋有四焉：一曰損壞箇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箇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剝奪箇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如尊長卑幼同罪異罰之類）。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箇人之生產力。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

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爲之因。欲轉善因，是在以簡入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

(三) 西洋民族以法治爲本位，以實利爲本位；東洋民族以

感情爲本位，以虛文爲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視法治，不獨國政爲然，社會家庭，無不如是。商業往還，對法信用者多，對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恆依法立據。淺見者每譏其俗薄而不憚煩也。父子昆季之間，稱貸責償，鏘鏘必較，違之者不惜訴諸法律；親戚交遊，更無以感情違法損利之事。

或謂西俗夫婦非以愛情結合，豈稱於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會之真相者也。西俗愛情爲一事，夫婦又爲一事。戀愛爲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婦關係，乃法律關係，權利關係，非純然愛情關係也。約婚之初，各要求其財產而不以爲貪；既婚之後，各保有其財產而不以爲吝。卽上流社會之夫婦，一旦反目，直訟之法庭而無所愧怍。社會亦絕不以此非之。蓋其國爲法治國，其家庭亦不得不爲法治家庭；既爲法治家庭，則親子昆季夫婦，同爲受治於法之一人，權利義務之間，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損益。親不責子以權利，遂亦不重視育子之義務。避姪之法，風行歐洲。夫婦生活之外，無有餘貨者，咸以生子爲莫大之厄運。不徒中下社會如斯也，英國貴婦人乃以愛犬不愛小

兒見釋於世，良以重視個人自身之利益，而絕無血統家族之觀念；故夫婦問題與產子問題，不啻風馬牛相去萬里也。若夫東洋民族，夫婦問題，恆由產子問題而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舊律無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輕箇人，而家庭經濟遂蹈危機矣。蓄妾養子之風，初亦緣此而起。親之養子，子之養親，爲畢生之義務。不孝不慈，皆以爲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恆離親而別居，絕經濟之關係；所謂吾之家庭 (My Family) 者，必其獨立生活也；否則必曰吾父之家庭 (My Father's Family) 用語嚴別，誤必遺譏。東俗則不然：親養其子，復育其孫；以互遞進，又各納婦，一門之內，人口近百矣。況夫累代同居，傳爲佳話；虛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婦羣居，內多詭譎；依賴成性，生產日微；貌爲家庭和樂，實則黑幕潛張，而生機日促耳。昆季之間，率爲共產，倘不相養，必爲世譏。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簡之家，恆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茲？因此被養之昆季，習爲遊惰，遺害於家庭及社會者亦復不少。交遊稱貸，視爲當然，其償也無期，其質也無物，惟以感情爲條件而已。仰食豪門，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輕去其鄉里，視戚友若盜賊。社會經濟，因以大亂。

凡此種種惡風，皆以偽飾虛文，任用感情之故。淺見者自表面論之，每稱以虛文感情爲重者爲



風俗淳厚之徵；其實施之者多外飾厚情，內恆愼息。以君子始，以小人終；受之者習爲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羣耳。以此爲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實利爲重者，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結果，社會各人，不相依賴，人自爲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盎然有敝。以此爲俗，吾則以爲淳厚之徵也。——卽非淳厚也何傷？（文存）

一九一五，十二，十五。

## 今日之教育方鍼

陳獨秀

居今日之中國而談教育，無實不肖將其非之。上方百計仆此以爲弭亂之計，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賢者嘆爲空談，不肖者詈爲多事，吾則以爲皆非也。多事之說，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則教育之所以急需，正爲此輩而設。空談之說，亦志行薄弱，隨俗進退者之用心，吾無取也。何以言之？蓋教育有廣狹二義：自狹義言之，乃學校師弟之所授受；自廣義言之，凡偉人大哲之所遺傳，書籍報章之所論列，家庭之所教導，交遊娛樂之所觀感，皆教育也。以執政之摧殘學校，遂謂無教育之可言，執政倘焚書坑儒，將更謂識字之迂闊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雖學校遍乎域中，歲費增至億萬，與國作民之事，必無望也。反乎此者，雖執政盡廢全國學校，而廣義教育，非其力所能

悉除，強毅之士，不爲所撓，填海移山，行見教育精神，終有救國新民之一日。發空談之長嘆，煽消極之惡風，其罪殆與摧殘教育之執政相等。即以狹義之教育言之，二三年來，學校破壞，誠可痛心；然就此子遺，非絕無振作精神之餘地；乃必欲委心任運，因循敷衍，致此殘敗之餘，亦歸殘敗，青年學子，用以自放，絕無進取向上之心，嗚呼！是誰之罪歟？吾以爲已破壞之學校，罪在執政；未破壞之學校，其腐敗墮落等於破壞者，則罪在教育家！

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術至廣，而大別爲三：一曰教育之對象，一曰教育之方鍼，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對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質也；教育之方鍼者，應探何主義以爲歸宿也；教育之方法者，應若何教授陶冶以實施此方鍼也。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鍼爲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圖，其他設施，悉無意識。

第所謂教育方鍼者，中外古今，舉無一致。歐洲中世，教育之權，操之僧侶，其所持教育方鍼，乃以養成近似神子（即耶穌）之人物；近世政教分離，國民普通教育，恆屬於國家之經營，施教方鍼，於焉大異。斯巴達 Sparta 古代希臘 Laconia 州之首府。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鬪，此所謂軍國民教育主義也。

此主義已爲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德意志及日本雖以軍國主義聞於天下，然其國之隆盛，豈不獨在兵強，其國民教育

方鍼，德智力三者未嘗偏廢。以其戕賊人間箇性之自由，失設教之正鵠也。法蘭西哲學者盧梭，以人生本乎自治，爲立教之則，此哲家之偏見，未可施諸國民普通教育者也。德意志之哲學者赫爾巴特（Herbart）近世教育家之泰斗也。其說以品行之陶冶，爲教育之極則，十九世紀言教育者，多以赫氏爲宗。所謂赫爾巴特派教育學與康德派哲學，殆如並世之雙峯；然晚近學者多非之，至稱爲雕刻師而非教育家，蓋以其徒事表象之莊嚴，陷於漠視體育與心靈二大缺點也。現今歐美各國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並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國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箇人自由之私權也；德意志所重者，軍國主義，舉國一致之精神也；法蘭西者，理想高尚，藝術優美之國也；亞美利加者，興產殖業，金錢萬能主義之國也。稽此列強教育之成功，均有以於式宇內者。吾國今日之教育方鍼，將何所取法乎？

竊以理無絕對之是非，事以適時爲興廢。吾人所需於教育者，亦去其不適以求其適而已。蓋教育之道無他，乃以發展人間身心之所長而去其短，長與短即適與不適也。以吾昏惰積弱之民，謀教育之方鍼，計惟去短擇長，棄不適以求其適，易詞言之，即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覽列強之大勢，內鑑國勢之要求，今日教學相期者，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第

三當了解箇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鉅。準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鍼，教於斯，學於斯，吾國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鍼，說其義於左方：

(一) 現實主義

人生之真相，果如何乎？此哲學上之大問題也。然解決此問題，似尙非今世人智之所能。徵諸百家已成之說，神祕宗教，訴之理性，決其立言之不誠，定命之說，不得初因，難言後果。印度諸師，悉以現象世界爲妄覺，以梵天真如爲本體；惟一切有部之說，微異斯旨。惟徵之近世科學，官能妄覺，現象無常，其說不誤。然覺官有妄，而物體自真；現象無常，而實質常住。森羅萬象，瞬刻變遷，此無常之象也。原子種性，相續不滅，此常之象也。原子種性不滅，則世界無盡；世界無盡，則衆生無盡，衆生無盡，則歷史無盡。爾我一身，不過人間生命一部分之過程，勿見此身無常，遂謂世間一切無常；爾之種性及歷史，乃與此現在實有之世界相永續也。以現象之變遷，疑真常之存在，於物質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爲本體，薄現實而趣空觀，厭倦儉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風，不能無罪也。耶穌之教，以爲人造於神，復歸於神，善者予以死後之生命，惡者奪之，以人生爲神之事業。其說雖誕，然謂天國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爲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禍尙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學大興，人

治與教宗並立，羣知古說迷信，不足解決人生問題矣。

總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恆覺其難通；徵之科學，差謂其近是。近世科學家之解釋人生也：簡人之於世界，猶細胞之於人身，新陳代謝，死生相續，理無可逃；惟物質遺之子孫，（原子不滅）精神傳之歷史，種性不滅，簡體之生命無連續，全體之生命無斷滅；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厭生，復不畏死；知吾身現實之生存，爲人類永久生命可貴之一隙，非常非暫，益非幻非空；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此近世歐洲之時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無所不至；見之倫理道德者，爲樂利主義；見之政治者，爲大多數幸福主義；見之哲學者，曰經驗論，曰唯物論；見之宗教者，曰無神論；見之文學美術者，曰寫實主義，曰自然主義。一切思想行爲，莫不植基於現實生活之上。古之所謂理想的道德的黃金時代，已無價值之可言。德意志詩人海雷（H. Heine）生於一七九七年，卒於一八五六年，有言曰：『海之帝國屬於英吉利，陸之帝國屬於法蘭西，空之帝國屬於德意志。』斯言也，意在諷勸其國人，一變其理想主義而爲現實主義也。現實主義，誠今世貧弱國民教育之第一方鍼矣。

(二) 惟民主義

封建時代，君主專制時代，人民惟統治者之命是從，無互相連絡之機緣，團體思想，因以薄弱。此種散沙之國民，投諸國際生存競爭之漩渦，國家之衰亡，不待著卜。是以世界優越之民族，由家族團體進而爲地方團體，更進而爲國家團體。近世歐洲文明進於中古者，國家主義，亦一特異之徵也。第國家主義既盛，漸趨過當，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權利。是以英法革命以還，惟民主主義，已爲政治之原則。美法等共和國家無論矣，卽君主國，若英吉利，若比利時，亦稱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歐洲各國，俄羅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躪憲章，反抗民意者也。十八世紀以來之歐洲，絕異於前者，惟民主義之賜也。吾人非崇拜國家主義，而作絕對之主張，良以國家之罪惡，已發見於歐洲，且料此物之終毀。第衡之吾國國情，國民猶在散沙時代，因時制宜，國家主義，實爲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 惟國人欲採用此主義，必先了解此主義之內容。內容維何？歐美政治學者詮釋近世國家之通義曰：『國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團體，輯內禦外，以擁護全體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易詞言之，近世國家主義，乃民主的國家，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爲主人，以執政爲公僕者也。民奴國家，僞國家也，執政之私產也，以執政爲主人，以國民爲奴隸者也。真國家者，犧牲箇人一部分之權利，以保全全體國民之權利也。僞國家者，犧牲全體國民之權利，以奉一

人也。民主而非國家，吾不欲青年耽此過高之理想；國家而非民主，則將與民爲邦本之說，背道而馳。若惟民主義之國家，固吾人財產身家之所託。人民應有自覺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責難於政府。若期期唯共和國體是爭，非根本之計也。

### (三) 職業主義

現實之世界，即經濟之世界也。舉凡國家社會之組織，無不爲經濟所轉移所支配。古今社會狀態之變遷，與經濟狀態之變遷，同一步度。此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所同認也。今日之社會，植產與業之社會也；分工合力之社會也；尊重箇人生產力，以謀公共安寧幸福之社會也。一人失其生產力，則社會失其一部分之安寧幸福。生產之力，弱於消費，於社會，於箇人，皆屬衰亡之兆。

徵之吾國經濟現象，果如何乎？功利貨殖，自古爲羞；養子孝親，爲畢生之義務；此道德之害於經濟者也。債權無效，遊惰無懲；此法律之害於經濟者也。官吏苛求，上下無信；姬妾僕從，漫無限制；此政治之害於經濟者也。並此數因，全國之人，習爲遊惰；君子以閒散鳴高，遺累於戚友；小人以騙盜糊口，爲害於閭閻。生寡食衆，用急爲舒。於此經濟競爭劇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爲高等流氓，士人爲中等流氓，流氓爲下等流氓，以其均無生產力也。）立國不其難乎？

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職業爲方鍼，不獨爲俗見所非，亦經世家所不取。蓋箇人以此失其獨立自營之美德，社會經濟以此陷於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四) 獸性主義

日本福澤諭吉有言曰：「教育兒童，十歲以前，當以獸性主義；十歲以後，方以人性主義。」進化論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動物的感覺之繼續。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衝動之繼續。良以人類爲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動物初無異致。所不同者，吾人獨有自動的發展力耳。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尊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

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鬪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爲活也；曰：順性率真，不飾僞自文也。哲種之人，殖民事業遍於大地，唯此獸性故。日本稱霸亞洲，唯此獸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備，而燭遠之士，恆期期以喪失此性爲憂，良有以也。

余每見吾國會受教育之青年，手無搏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他日而爲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他日而爲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爲宗教家，焉能投跡窮荒，守死善



道也？他日而爲實業家，焉能思窮百藝，排萬難，冒萬險，乘風破浪，制勝萬里外也？  
中樞縉子弟，遍於國；樸茂青年，等諸麟鳳；欲以此角勝世界文明之猛獸，豈有濟乎？茫茫禹域，來日大難。吾人倘不以劣敗自甘，司教育者與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覺覺人，慎毋河漢吾言，以常見虛文自蔽也。（文存）

##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岐點

一九一五，十五。

蔡元培

（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演說）

今日承京津中華書局代表之招，得與諸先生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中華書局爲供給教育資料之機關；諸君子皆有實施教育之職務；今日所相與討論者，自然爲教育問題。鄙人於小學教育，既未有經驗；又於直隸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爲切實之貢獻；謹以平日對於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質之於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於兒童之謂也。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爲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於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

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爲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雖爲兒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闡入教科，以其與應試無關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動靜，資稟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獎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處置無機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鐵之脆者鍛之；如花匠編松柏爲鶴鹿焉；如技者教狗馬以舞蹈焉；如凶漢之割折幼童，而使爲奇形怪狀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如農學家之於植物焉，乾則灌溉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覆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種類之別，多寡之量，皆幾經實驗之結果，而後選定之；且隨時試驗，隨時改良，決不敢挾成見以從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實驗教育學爲根柢。實驗教育學者，歐美最新之科學，自實驗心理學出，而尤與實驗兒童心理學相關。其所試驗者，曰感覺之闕，曰感覺之分別界，曰空間與時間之表象，曰反射，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聯想，曰意志之閱歷，曰統覺，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具焉。其試驗之也，或以儀器，或以圖畫，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爲比較者，或以年齡，或以男女之別，或以外界一切之關係，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種種普通之例，亦即因而得種種差別之點。雖今日尙未達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純憑臆測者，已較有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尙自然，與其求畫一，毋寧展簡性。請舉新教育之合於此主義者數端。一曰託爾斯泰 (Tolstoj) 之自由學校。其建設也，尙在實驗教育學未起以前，乃本盧梭

裴斯泰洛齊 弗羅貝爾等之自然主義而推演之者；其學生無一定之位置，或坐於橙，或登於棹，或伏於窗檻，或踞於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無定時，惟學生之願，常以種種對象間廁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時亦有此種學校，鄙人欲索其章程，適歐戰起，比爲德所據，不可得矣。二曰

杜威 (Dewey) 之實用主義。杜威嘗著學校與普通生活一書，力言學校教科與社會隔絕之害；附

設一學校於芝加哥大學，卽以人類所需之衣食住三者爲工專標準，略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類；二曰烹飪；三曰縫織，而描畫模型等皆屬之；卽由此而授以學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學，因裁縫而授以數學，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學、博物學，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理學，因各時代各民族工藝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歷史學、人類學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兒童室，卽特設各種器具以啓發兒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國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爲操練說，此說不憶爲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爲基礎。能力者，西文所謂 Ability 也。近世自然哲學，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然煤生熱，熱能蒸水成汽，汽能運機，機能製品，卽一種能力之由煤而熱，而汽，而機，而

器，遞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濟與不經濟之別，如水力可以運機發電，而我國海潮瀑布之屬，皆置而不用，是卽不經濟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圖畫等科，一方面爲目力手力之操練，而一方面卽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濟者也。其他各種運動，大率止有操練，並無出品，則爲不經濟之轉移。若合箇人生理及社會需要兩方面而研究之，設爲種種手力足力之工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戲，設爲種種運輸之工作，以利用競走競漕之役，則悉於體育之中養成勤務之習慣，而一切過激之動作，凌人之虛榮心，亦可以免矣。其他類是之新說，爲鄙人所未知者，尙不知凡幾，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進步矣。吾國教育界，乃尙牢守幾本教科書，以強迫全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實驗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應兒童之請益與模範而不匱。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亦當有種種參考之圖畫與儀器，以供教員之取資。如此，則始足語於新教育矣。（言行錄）

## 說今日教育之危機

胡先驥

中國教育之改革，其動機由於西方文化之壓迫。此盡人所知者也。中國在未有新式教育之先，未嘗無教育。舊式之教育雖無物質的科學，與夫曾經用科學方法所組織之社會科學，然人文主義之學問，如

經學文學史學等。固不亞於歐洲中世紀之時也。自清季國勢衰。外侮日至。國內執政者。漸知吾國物質教育之缺乏。於是曾文正始有派遣幼童出洋留學之舉。然當時猶以爲吾國所缺者。物質科學耳。造槍礮。建戰艦耳。至戊戌庚子以還。言新學者。始昌言政治之改革。於是紛紛赴日本習法政。國內學校亦逐漸成立。然習新學者。猶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在國內政府設立之學校。舍西方之科學外。猶極重視固有之舊學。赴日留學者亦多素有國學之根柢。而學政法者。以欲歸國後爲顯宦。居高位。故亦不敢放棄舊學。當時教會所立之學校。在科舉未停時。甚且授學生以入股文。至彼不通國學之歐美留學生。亦惟有自認其短。但求充技術人員。外交人員而已。至宣統元二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赴美國留學者乃驟衆。而留日學生之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之運動。亦以成功。清室以之顛覆。政府以功名羈縻人士之法亦廢。最後至民國六年。蔡子民先生長北京大學。胡適之。陳獨秀於新青年雜誌。提倡「新文化」以來。國人數千年來服膺國學之觀念。始完全打破。於是由研究西方物質科學。政治科學。進而研究西方一切之學問矣。吾國二三十年來提倡「西學」之目的。至是始具體得達。自表面上觀之。新文化至是始有切實之進步。自茲以往。普及教育。發達物質學術。促成民治。建設新文化。前途之希望方且無量。執知西方文化之危機已挾西方文化而俱來。國性已將完全澌滅。吾黃胄之前途。方日趨於黑暗乎。

吾非故作駭人聽聞之言也。吾非反對西方文化也。吾即親受西方教育而并深幸得受西方教育之人也。今日西方文化最受人攻擊者。厥爲過重物質科學。而吾又適爲治物質科學之人也。然竟作此危言者。則以吾人之求西方文化之動機。自曾文正派。遭幼童出洋留學以來。卽不。正。當。美。國。哈。佛。大。學。文。學。教授。白。璧。德。Harriss Babitt 以爲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鄙棄古學。不免有傾水棄兒之病。吾則謂吾人之習西學。亦適得買櫝還珠之結果。不但買歐人之櫝而還其珠也。且以尙櫝棄珠之故。至將固有之珠而亦棄之。吾國教育之危機。可想見矣。

吾國爲世界一大文化之中樞。而爲惟一現存文化發源之古國。五千年來。雖屢經內亂。屢爲外族所征服。而至今巍然尙存。此非偶然之現象也。梁任公以爲吾民族之成績。爲能擴張版圖。同化異族。使成爲一大民族。此但就表面觀察而言。至吾族真正之大成績。則在數千年中能創造保持一種非宗教而以道德爲根據之人文主義。終始勿渝也。中國二千六百年來之文化。純以孔子之學說爲基礎。盡人能言之孔子之教。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克己復禮。以知仁勇三達德。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者也。又以中庸爲尙。而不以過與不及爲教者也。其學說自孟荀光大漢武表章以來。加以宋明程朱陸王諸賢之講求。已成中國惟一之習尙。雖思想以學定一尊。而或生束縛。然國民性之形成。惟

茲是類其教義之深入人心。至匹夫匹婦。每有過人之行。驚人之節。白璧德教授。以爲中國習尚。有高出於歐西之人文主義者。以其全以道德爲基礎。故洵知言也。

夫教育之陶冶人才。嘗有二義。一爲養成其治事治學之能力。一爲養成其修身之志趣。與習慣。如昔時所謂之六藝與文章政事。今日之學術技藝。屬於前者。至所以造成健全人格。使能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者。則屬於後者。二者缺一。則爲畸形之發達。歐西文化在希臘鼎盛之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諸賢講學。咸知二者並重。至中世紀。則基督教亦能代希臘文化。以教人立身之道。在中國。則自孔子同時主張博學篤行以來。知行合一。已爲不刊之論。泛觀歐西近世學術史。每覺有博學明辨。與篤行無關之感。於是知中國文化之精美。而能推知其所以能保持至於今日之故也。

在今日物質科學昌明之時。吾國之所短。自當外求。曾文正之送學生出洋。立同文館。製造廠。譯書局。其宗旨即在求此物質科學也。然以當時不知歐西舍物質科學外。亦自有文化。遂於不知不覺中。生西學。即物質科學之謬解。寢而使國人羣趨於功利主義之一途。彼舊學家。一面既知物質科學之不可不治。一面復以人文主義之舊學。不可或棄。乃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然一般青年。則認此爲舊學派抱殘守闕者之飾辭。而心非之。以爲既治西學。則舊日之人文學問。必在舍棄之列。雖清季學校尙極重視。

舊學。然一般青年祇認之爲不得。不遵循之。功令初無尊崇信仰愛重之心也。以吾自身在學校之經驗言之。同學中以意氣相尙者有之。以文學相尙者有之。以科學相尙者有之。或欲爲實業家。或欲爲政治家。或欲爲學問家。高視闊步。自命不凡者。比比皆是。獨無以道義相砥礪。聖賢相期許之風尙。蓋功利主義。中人已深矣。至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以爲選送學生赴美留學之資。國人親承西學之機。日衆。民國以還。留學考試既廢。已不須國學爲獵取仕進之敲門磚。功利主義之成效。亦以銀行交通製造各事業之日增而益著。其不爲功利主義所動者。又以純粹科學爲其最高潔之目的。蓋不待新文化之狂潮。舊日之人文學問。已寔趨於澌滅矣。

吾嘗細思吾國二十年前文化蛻嬗之陳迹。而得一極不欲承認之結論。則西方文化之在吾國。以吾歐美留學生之力。始克成立。而教育之危機。亦以吾歐美留學生之力。而日增。吾國文化。今日之瀕於破產。惟吾歐美留學生爲能致之。而舊文化與國民性之保存。使吾國不至於精神破產之責。亦惟吾歐美留學生爲能任之也。其所以然者。亦種種因緣以釀成之。上文吾曾云。教育常包有治事治學與修身之三義。今試以西方之教育而論。二者亦並不偏廢也。在歐美各邦。基督教義已成社會全體之習尙。其認道德與基督教義。幾爲一物。亦猶吾國之認道德與孔子教義。幾爲一物也。歐美諸邦。信基督教者。十居其



九、彼、孩、提、之、童、自、喃、喃、學、語、以、來、父、母、卽、朝、暮、教、之、禱、祝、至、束、髮、受、書、聖、經、乃、與、一、切、學、問、同、時、並、授、其、社、會、上、歷、史、上、之、模、範、人、物、莫、非、基、督、教、義、最、高、尙、之、表、現、其、文、學、之、作、品、莫、不、包、涵、基、督、教、與、希、臘、哲、學、之、精、神、至、學、校、之、教、育、除、物、質、科、學、外、人、文、學、問、亦、極、重、視、故、其、教、育、所、陶、冶、之、人、才、除、有、治、事、治、學、之、能、力、外、修、身、之、志、趣、習、慣、亦、已、養、成、之、此、種、修、身、之、教、育、吾、國、舊、學、固、已、備、具、苟、國、人、誠、知、保、其、所、長、而、補、其、所、短、寧、非、幸、事、奈、一、般、青、年、誤、認、治、事、治、學、爲、教、育、之、惟、一、目、的、對、於、正、心、修、身、之、舊、學、常、弁、髦、視、之、甚、或、鄙、夷、之、爲、迂、闊、又、吾、國、人、宗、教、觀、念、素、稱、薄、弱、而、基、督、教、又、爲、異、教、故、雖、或、貌、爲、皈依、然、信、之、終、不、能、如、歐、美、人、民、之、誠、摯、及、至、留、學、之、日、對、於、歐、美、之、人、文、學、問、又、以、身、爲、外、人、淺、嘗、輒、止、以、身、爲、外、人、之、故、而、復、能、得、學、校、教、師、之、原、諒、且、以、身、羈、異、國、日、力、不、給、吾、國、所、需、者、爲、專、門、家、故、以、全、力、治、專、門、學、而、無、暇、顧、及、他、人、之、人、文、學、問、卽、或、治、此、種、學、然、亦、以、專、門、家、之、眼、光、視、之、結、果、亦、不、過、成、爲、一、種、專、門、學、而、已、初、不、求、借、鏡、之、以、爲、修、身、之、軌、範、故、歐、美、留、學、生、多、有、專、門、之、學、能、勝、專、門、之、職、務、而、甚、少、可、稱、爲、有、教、育、之、人、及、其、返、國、而、爲、社、會、服、務、也、其、弊、乃、立、見、就、其、最、佳、者、而、言、亦、只、能、以、其、專、長、供、社、會、之、用、不、爲、社、會、之、惡、習、所、濡、染、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而、已、再、進、則、亦、僅、能、熱、心、研、究、提、倡、其、專、門、之、學、引、起、國、人、重、視、此、項、學、問、之、心、而、已、至、於、立、身、則、以、無、堅、毅、之、道、德、觀、念、故、每、易、墮、入、悲、觀、進、退、失、據、若

不得志。固不免怨天尤人。卽處境較佳。則又因物質欲望之滿足。而轉覺人生之無目的。蓋此類學者。其求學。時代之惟一願望。厥在名成業就。及此目的已達。則惟一之精神刺激已去。乃漸覺其十數年來學校中膠擾擾之生活。爲無意義矣。此純粹之知慧主義之流弊也。若再遇一二拂逆之事。精神將益萎頓。結果則惟抱混世主義。其下者。乃寔爲社會惡習所輓化。否則抱厭世觀念。甚或至於風魔與自殺矣。其次者。則純爲功利主義之奴隸。其目的。惟在致富。苟能達此目的。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對於家庭、社會、事業之責任。咸視爲不足重輕。故任教育之責者。但圖一再兼職。以求薪金無限之增加。爲醫士、律師者。則視病家及當事者之肥瘠。以爲敲詐勒索之標準。任工程之責者。不惜隨腐敗之官吏爲俯仰。以爲鞏固地位之方法。對於其職責之良窳。初不置意。其最不肖者。在求學之初。卽無高尚之目的。一入社會。則隨波逐流。沈溺不返。社會惡習無一不染。無論所任何事。其腐敗皆可較今日最惡劣之官吏而過之。此皆畸形教育之害也。

吾非謂全體歐美留學生皆如此。然此種歐美留學生實居多數。則可斷言者也。

卽彼自命爲新文化之前鋒者。亦與上舉之人物無別。其求學之時。惟一之願望。爲在社會上居高位。享盛名。自來。既無中正之修養。故極喜標奇立異之學說。以自顯其高明。既不知克己復禮爲人生所不可缺之訓練。故易蹈歐西浪漫主義之覆轍。而疾視一切之節制。對於中西人文學問。俱僅淺嘗。故不能辨

別是非。完全不顧國情與民族性之何若。但以大而無當之學說相尙。同時復不受切磋。斷不容他人或持異議。有之則必強詞奪理以詆謨之。結果養成一種虛僞之學閥。徒知誦他人之糟。毀他人之醜。而自以爲得。使中國舊有之文化。日就漸滅。歐西偏激之學說。風靡全國。皆此種學者之罪也。

此種崇尚功利主義之習。固不但歐美留學生爲然。而吾獨歸罪於歐美留學生者。則以歐西之功利主義。惟吾歐美學生爲能代表之。吾國固有之文化。惟吾歐美學生爲敢詆毀之也。嘗考吾國之提倡物質科學也。國內學校。雖施有科學教育。然僅淺嘗。未能見之實施也。至留學日本者。又多習政法。其習物質科學者。亦多未能深造。故國人對於功利主義之信仰。不以國內學生或日本留學生之成績而加堅。至歐美留學生。則親承歐美物質文明之陶冶。而具有充分之技能。汎觀今日國內之鐵路。機械。化學。礦冶工程師。大多數爲歐美留學生也。各種高深之科學家。大多數爲歐美留學生也。加以歐西之文學哲學。亦以親炙其教之歐美留學生言之較詳。他人亦以其親炙其教。而不敢或疑其語爲誣枉。在社會一般之眼光。已見其物質文明之成績。如彼。復聞其精神文明之議論。如此。自不免爲之潛移默化。加以任最高教育之責者。復爲歐美留學生。國內學生之願望。亦爲他日得爲歐美留學生。故以歐美留學生而提倡功利主義。詆毀舊學。自不難有風行草偃之勢。卽有二三老輩。偶一答辨。社會亦惟唯之爲頑舊而已。

矣。夫如是。吾乃不得不謂吾國固有文化。今日之瀕於破產者。惟吾歐美留學生爲能致之也。

吾人今日皆知痛詆政府官僚之腐敗。而鮮察國道德之墮落。已至何等程度。復不知政府之所以腐敗。國民道德之所以墮落。完全由於崇尚功利主義之故。尤不知挽救今日政治腐敗之法。厥維提倡已視爲腐舊。而以節制爲元素之舊道德。今日中國之現象。固不僅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已也。人欲橫行。廉恥道喪。已至於極點。洪憲黨人之阿諛袁氏。固已醜態百出。然今日之堂堂國務總理。卽洪憲罪魁也。苟非以武人之反對。則此洪憲罪魁。且繼續居總揆之地位矣。當彼未登臺之先。海內方且以整頓財政之重任而屬望於此公矣。又彼號稱爲清室忠臣之張勳。旣已旗幟大明。爲清室復辟之謀主。則失敗之後。宜若不再爲民國服官。以全其臣節也。然已爲林壘督辦。且更有大欲。而謀爲督軍巡閱矣。洪憲時代阿媚取容之人。至今日又可高談民主主義。而爲人力車夫會長矣。以革命之首功。乃可爲洪憲罪魁。又更爲西南義軍首領矣。在昔日士君子苟有一二較此爲小之失德。卽足使至友絕交。社會不齒。在今日不但友人不加深責。卽社會亦漠然視之。以爲官吏之固然。寧非國民之社會觀念日趨於退化乎。不但素以腐敗著稱之官吏。腐敗至於此極也。今試觀一般之社會。金錢之崇拜。投機事業之發達。拐騙欺詐罪惡之日增。誨淫誨盜之戲劇小說之風行。據書業中人言。今日最流行之出版物。厥爲某名流贊爲寫實。

小說之黑幕、大觀、婦女、孽鏡、臺、中國、惡訟、師、等、小說、卽、有、識、者、所、視、爲、不、中、正、而、富、有、流、弊、之、新、文、學、書、報、銷、行、亦、初、不、廣、凡、此、皆、爲、國、民、道、德、墮、落、之、證、也、不、知、者、以、爲、此、種、現、象、首、由、於、袁、世、凱、之、任、用、僉、壬、至、有、上、行、下、效、之、影、響、再、由、於、民、治、主、義、不、發、達、法、治、之、習、尙、不、立、至、國、民、無、監、督、政、府、之、能、力、實、則、崇、拜、功、利、主、義、鄙、棄、節、制、的、道、德、有、以、釀、成、之、也、吾、嘗、考、鄙、棄、節、制、的、道、德、之、運、動、已、與、功、利、主、義、之、運、動、在、清、光、緒、間、同、時、發、軔、政、治、之、腐、敗、在、李、文、忠、當、國、時、已、啓、其、端、至、袁、世、凱、乃、廣、植、私、黨、汲、引、僉、壬、逐、漸、造、成、今、日、之、政、局、而、社、會、一、方、面、戊、戌、維、新、之、時、卽、有、矜、奇、炫、博、之、習、如、康、南、海、之、創、孔、子、改、制、春、秋、三、世、小、康、大、同、抑、苟、揚、孟、諸、學、說、譚、劉、陽、之、著、仁、學、梁、任、公、東、渡、後、國、內、外、言、詩、則、主、龔、定、庵、言、佛、教、則、尙、大、乘、言、理、學、則、尊、陽、明、放、言、高、論、不、一、而、足、此、皆、欲、脫、離、昔、日、節、制、的、道、德、之、動、機、也、且、當、時、之、言、新、政、亦、以、輸、入、物、質、文、明、爲、主、旨、彼、時、之、維、新、教、主、康、南、海、日、後、非、著、有、物、質、救、國、論、乎、故、雖、辛、亥、革、命、與、夫、今、日、之、極、端、唾、棄、舊、學、崇、尙、功、利、主、義、爲、康、南、海、所、不、及、料、然、其、破、棄、舊、習、之、新、異、學、說、實、其、濫、觴、也、破、除、舊、習、疾、視、節、制、崇、尙、功、利、主、義、之、風、自、此、日、甚、一、日、至、有、今、日、廉、恥、道、喪、人、欲、橫、行、之、現、象、苟、不、及、時、挽、救、則、日、後、科、學、實、業、愈、發、達、功、利、主、義、之、成、效、愈、昭、著、國、民、道、德、之、墮、落、亦、將、愈、甚、而、吾、數、千、年、之、古、國、或、將、有、最、後、滅、於、西、方、文、化、之、惡、果、矣、可、不、懼、哉、

近日之新文化運動者。雖自命提倡藝術哲學文學。驟視之似爲今日功利主義之鍼砭。實則同爲鄙棄節制的道德之運動。且以其冒有精神文明之名。故其爲害較純粹之功利主義爲尤烈焉。今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諸運動最重要之特徵。厥爲認物質的享用爲人類一切文明之根本。苟經濟之分配能得其平。則太平可立致。馬克思之唯物歷史觀。卽此思潮之代表也。其求達此邦治之方法。不在節制的道德。乃在階級之相仇。某舊學家嘗有言。歐洲美德中無一讓字。吾聞其言深許。其能切中西方文化之癥結也。今日資本主義之弊害。正爲不知節制物質之欲望。故貪得無厭。致釀成今日貧富懸殊之現象。同時社會主義家救濟之方法。乃不求提倡節制的道德。而惟日日向無產階級鼓吹物質的享用爲人生惟一之幸福之學說。而嗾其仇視資本階級。雖暴動殘殺亦許之爲正義。此以暴易暴之道也。今日新文化所主張之文學哲學之精神。亦正類此。非極端之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卽極端之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絕無中正和平涵養性情之作品。不求正心誠意。而高談博愛。不能修身齊家。而肆言互助。己不立能立人。己不達能達人。天下有此理乎。吾徒見其引導青年於浮囂虛懦之習。而終無補於世道人心耳。

今日中國社會之領袖。舍吾歐美留學生莫屬。此無庸自謙者也。吾輩既居左右社會之地位。則宜自思其責任之重大。而有以天下爲己任之心。切宜自知偏頗教育之弊害。庶於求物質學問之外。復知求有

適、當、之、精、神、修、養、萬、不、可、以、程、朱、爲、腐、儒、以、克、己、復、禮、爲、迂、闊、一、人、固、可、同、時、爲、牛、頓、達、爾、文、瓦、特、愛、笛、生、與、孔、子、孟、子、也、對、社、會、亦、宜、提、倡、節、制、的、道、德、中、正、的、學、說、使、一、般、少、年、不、致、爲、功、利、主、義、浪、漫、主、義、之、奴、隸、庶、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得、以、同、時、發、達、則、新、舊、文、化、咸、能、穩、固、社、會、之、進、步、政、治、之、修、明、雖、目、前、未、能、實、現、二、三、十、年、後、終、能、成、也、斯、乃、吾、歐、美、留、學、生、與、一、般、社、會、學、者、教、育、學、者、之、真、正、使、命、苟、不、漠、視、則、中、國、其、庶、幾、乎、（學衡）

### 論新舊道德與文藝

邵祖平

自民國六年以來國人對各事物心目中悉有一種新舊之印象新舊之印象既生臧否之異同遂至其臧否也不以真偽美惡善否適與不適爲斷而妄蒙於一時之感情與羣衆之鼓動覺新者常佳常足驚喜歡受舊者常不佳常足踐踏鄙夷其結果遂至嬾妍易位真贋顛倒削趾適履不自知其痛苦爲惑蓋未有甚於是者也夫新舊不過時期之代謝方式之遷換苟其質量之不變自無地位之軒輊非可謂舊者常勝於新者亦不可謂新者常優於舊者也道德與文藝二端其間雖因風俗思想之遞變而微有出入損益然僅相對的方向之不同非絕對的方向之不同也亦猶枝葉之紛披無咎於根株之孤直流派之演液無害於源泉之壅溢也以道德論吾中國數千年孔孟諸哲所示孝弟仁義慎獨省身諸義實足

贖。用於無窮。難者病其爲倫理的道德、節制的道德、狹義的道德、非社會的、自由的、廣義的道德也。遂欲起而毀棄之。殊不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倫理何嘗不及於社會。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節制何嘗不及於自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狹義又何嘗不及於廣義。審如是也。中國舊道德之主義固不應有抨擊而必採取。西邦重譯而至之新道德也。以文藝論。吾中國數千年來之詩古文詞曲小說傳奇固已根柢深厚。無美不臻。抒情敘事之作莫不繁簡各宜。古今合德。離騷之美人香草。繁辭而芬芳。春秋之褒榮貶伐。一字而謹嚴。左氏之文。古之浮誇。莊生之書。今之浪漫。下如漢之文。六朝之駢儷。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清之傳奇小說。莫不惟美是尙。寫實是合。常人者可以遊以息矣。嘗以試矣。固不必賴一種異軍特起之新文字以救其衰窮也。聞者疑吾言曰。由子之言觀之。則彼介紹新文化入國中者非耶。曰。非是之謂也。新文化者。所謂增進社會之幸福。解決人生之困難。爲吾人所急需而未嘗有。固非新道德、新文藝一二端所可賅括之者也。近世羅素先生 Bertrand Russell 以常人習見新聞紙上所代表無綫電報、飛機、練金術諸驚異之事物。猶非科學真正之現象。見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 文中則解放、改造、白話詩文、新標點之見諸雜誌報紙者。其非新文化真正之代表亦明矣。就中國今日所急需之新文化言之。固莫若西方今日物質之科學、物質之科學。其爲真實應用。固當下拜登受之不暇。其



效用與價值。不可與介紹抽象之道德與形式之文字同日語也。往者日本維新之頃。其物質文明之運動甚著。各種專門之科學。多襲自德國。吾復從之乞諸其鄰。其結果東鄰日益富強。吾亦不恥於追隨。未嘗以其新而拒絕之。然時至今日。日本之貴族專淫自若也。男女之階級自若也。文字之因襲漢人自若也。其國中之賢傑。未聞有以新道德新文藝之輸入與舊道德舊文藝之廢絕自任者。獨至吾國當物質饑荒之時。彼荷介紹西洋新文化之責者。不競於物質科學之輸入。而局於道德文藝之引接。編者按輸入文藝其事亦極重要。惟於西洋之道德文藝當取其精華。不當但取糟粕。若所取者爲精華。則與吾國之道德文藝正可相得益彰。今人所輸入之西洋道德文藝。實其中之糟粕。固不可因噎而廢食。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其著眼。悉惟舊之是疾。而不審新之未然。不思與人以真善美。適之實惠。而惟驚新奇。偉怪之虛名。此國人所以消惑迷亂而不能自己者也。

吾華爲數千年禮義之邦。其間因風俗禮制人倫維繫之久長。故節制的。簡人的。消極的。倫理的道德。莫不完備。如士人執雉以爲贄。出疆必載贄。士不介不相見。男女不相知名。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等。屬於風俗者也。如娶妻必告父母。婚姻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溫清告面。冠昏飲射。聘燕喪慶有禮等。屬於禮制者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等。屬於人倫者也。今之盛倡解放女子。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貞潔諸問題。不過爲破除風俗之一端。盛倡新家庭組織。婚姻

自由諸問題。不過爲破除禮制之一端。盛倡滅忠、非孝、公妻諸問題。亦不過爲破除人倫之一端。至其根本道德。固不應棄絕者也。解放女子。非必待今日始。不過昔日女子主中饋。今日女子得求學。勢至今日。女子自身之得解放。蓋無待論。亦不待今日男子之爲之解放也。男女社交公開。先進國之前例。而其寄託之德道。實爲尊重女子之人格。卽吾國古時男女不相授受。不同櫛枷。行道時女左男右等。亦爲極端敬重女子人格之表徵。男女社交公開。若以古意行之。亦未嘗有可非者在也。女子貞潔問題。在新道徳方面已棄而不論。贅婦再醮。本法律所不禁。處女失身。或意外之可原。至必謂世間飛走動植之屬。悉無貞潔一德。柏舟之志。可以力奪。車賄之遷。可爲世訓。則亦爲過情之論矣。原之節婦之守貞。初由葦姑之情重。烈女之死污。或出恥勇之激發。他人固不能強之。必守必死。亦不能強之。不守不死也。今之言者。必以貞潔一德爲專橫男子制奪女權所致。則是不欲其妻女之有貞潔也。豈從心之論哉。新家庭組織。所以避婦姑之勃。婢媼之暗。而隆進一己間伉儷之幸福也。歐美家庭之制度。由來如是。考其原始氏族。多爲水草逐徙遊牧之業。其家族親屬。本若散漫不繫。相安已久。若以我國論之。則原始氏族多爲固著不動農稼之業。歲時伏臘。斗酒相勞。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因根本制度之不同。一旦效法他人。避兄離母。望妻徙居。如陳仲子之所爲。卽不爲名教所非薄。亦爲人情之所不忍。藉曰舊家。

庭必不足以謀幸福。則何以崇明老人數世而同居。朱公之妻垂老而求去乎。此吾論新家庭之組織。非僅乖離骨肉破壞倫理之道德。亦事實上強效之而不能似者也。婚姻舊制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積弊雖多。然苟爲父母者。一秉子女之好惡以爲好惡。不震羨於門第之高。資產之厚。奩媵之富。當其選擇將定之前。由子女詳審以定取去。則其結果。當亦不惡。以視青年血氣未定之貿然求偶。與夫見識未周之漫然鑑抉。豈非彼善於此。吾爲此言。非謂舊婚制之必須保存也。竊以吾國箇人之道德未提高。男女之社交未擴大。婚姻自由之新制行之殊多危險。而思所以爲過渡之方耳。五倫之列。至今日而廢其君臣一倫。君臣之關係既廢。然忠不以之而廢也。讀史有曰。忠貞體國。則是忠者忠於國也。且孔子之道。忠恕而已。曾子省身。必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吾前讀某雜誌中有滅忠一語。殊深憾焉。非孝之說。初見於某雜誌。後見於某君之演辭。吾國舊德。夙以孝治天下。西人之所共知。蓋百行之先而衆德之母也。然東漢時。路粹奏孔融之狀。已有孔融父之與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之語。如其實也。則古人已有非孝之議。雖狂妄猶有理致。如今人者。徒有百善淫爲先。萬惡孝爲首無註脚之言。吾人所以大惑不解而不欲論之者也。公妻諸說。發源於東俄過激之主義。吾國少數謬妄之文人。遠爲無聊之應聲。此類爲物性還原之惡象。洪荒之際。人與物祇知有母不知

有父。此亦欲返於、猛、榛、草、芴、之、時、代、耳。不足論於吾國也。

新文藝之號召於中國者。有白話文。白話詩。寫實派小說。白話文。本爲中國之舊有。其用宜於語錄家書。小說及傳奇小說之科。白。非不欲多用也。不能用也。或者以其足便初學。誦習科學各書。然爲之不善者。宄幅既多。漏義滯義。仍復徧是。卽如某君著譯之經濟學一書。開卷卽令人難讀。其句法倒裝之多。底字應用之濫。讀者如墮霧中。不知其所指何在。夫文字不過意志思想學術傳達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勝任與否。乃視其主人之意志。堅定。思想。清晰。學術。縝密。與否。爲斷。故其人如意志遊移。思想潛雜。學術偏缺者。其文必不能令人欣賞。或領會。文言。固然。白話。亦何嘗不然。蓋爲文必先識字。識文言之字。與識白話之字。固無以異。文以載道。文言之能載道。與白話文之能載道。亦無以異也。至其傳之久。遠。行之。寥。闊。文言。視。白話。遠。爲。超。勝。良。以。白話文之。飄。縷。篇。幅。冗。長。不。及。文。言。之。易。卒。讀。一。也。白話文以方言之。不能統一。俗字。諺語。非。賴。反。切。不。可。識。不。及。文。言。之。久。經。曉。喻。二。也。白話文之體裁。不。完。如。碑。銘。傳。誌。之。類。不。及。文。言。之。有。程。式。可。尋。三。也。沈。約。有。言。文。章。有。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王。通。有。言。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由。此。言。之。文。言。白。話。知。所。從。矣。白。話。詩。暗。效。美。國。之。自。由。詩。Free Verse 不及 Prosaic Poetry 句法之長。又非 Blank Verse 之含有節拍。其表情雖似無

阻礙。然無音韻節奏。美感常缺。在美國不過少數不學之少年爲之。至吾國則識字之少年盡能爲之。師學捨短。古有前智。自由詩之本爲骯髒之文體。學之無益。所謂丐、醜女之膏沐者也。道咸間。遵義鄭子尹爲詩。善寫真語。其白描處卽白話。如雷湘佩內妹詩曰。欲歸何事真無說。飲過菖蒲不汝醜。算待明年方見汝。明年又識果來不。此真白話詩之聖手。然亦何嘗墮聲韻之有。且似白話之詩。匪獨清鄭子尹一人而已。溯而上之。宋如楊誠齋。唐如白樂天等。靡不稱是。今之效人白話詩於萬里之外者。所謂舍近求遠。棄家雞而愛野鷺者也。寫實派小說。自某新文化巨子指海上之黑幕大觀爲傑作後。於是海上營業不正之書肆。悉聘請無聊墮落之文人。專作淫穢之小說。既能合寫實之美名。又可利市百倍。而冥冥中不知葬送多少青年。增進社會弱點於無窮矣。夫作品之佳。初在思想處境之高。寫實固未爲非。而有高尚卑污之不同。今舍寫人倫正變。社會苦樂之實。而惟寫牀第穢褻。獸慾狂濫之實。文學之品格。固將置於何地乎。昔仇十洲善丹青。嘗奉大內密示作祕戲圖十餘幅。十洲窮精斂神。力摹男女橫陳之狀。及數幅而稍置之。其女亦工畫者也。暇父出。陰爲圖之。輒作一宮闈複室景致。鴨鼎初罷。蠟淚方斜。繡帳之外。遺男女鳥二雙。帳旁立一鸚鵡架。慧鳥知情。方側首窺帳作睨視狀。畫畢。其父掩至。不惟不賞。反大加嗾賞。以其畫意之高。省去多少淫污筆墨。而又能曲曲傳出其情也。嗚呼。今日寫實派之新文藝家。其構思

之程度。乃不及一弱女子耶。

又新文藝家常用爲主張者。對古詩文卽目爲死文字。對白話詩文卽目爲活文字。對古詩文卽目爲貴族文學。對白話詩文卽目爲民間文學。對古詩文卽咎其模倣。對白話詩文卽標爲創造。此其大略也。請得一一論之。文字之有死活。以其藝術優劣之結果。定之。非以其產生時期之遲早定之也。古籍浩繁。汗牛充棟。歷代作者。復平地添出集子不少。然最傳之不朽者。十三經。周秦數子。四史。杜甫韓愈之集而已。諸書講德論道。則如見聖哲之衣冠。說理論事。則如見談士之縱橫。奇功偉迹。則如見英雄之眉宇。掩袖起舞。則如見美人之顰泣。其他喜怒哀樂。流離感憤之情。後人讀之。莫不虎虎有生氣。豈可誣之爲死文字耶。且如揚雄草玄。桓譚知其必傳。劉勰雕龍。沈約爲之起敬。當時皆以其論不詭於聖人。而具不朽之作業也。豈以其產生之遲。遂目爲活文字哉。總之。文言。白話。皆以其可傳者而傳。卽以其不可死者而不死。近人好發表著作。雜誌書報徧天下。無論其爲文言抑白話。又誰爲之壽命保險。誠恐槩一災。醬瓶卽覆。朝生暮死。恆不自保耳。貴族文學。與民間文學。對待而生。以爲貴族者。少數人之所遊適。民間者。羣衆之所涉獵也。殊不知貴族民間。初無定界。試以五經而論。如書經者。最可稱爲貴族文學。以其爲帝王輔弼左右史少數人之文也。如詩經者。最可稱爲民間文學。以其爲太史遠近里巷所采得之文也。然其

結果。則書經除各典謨體制與澀難讀外。他如諸訓誓敍事問答之詞。可以對羣臣百工。可以對衆士師旅。非爲民間所解。而能如是耶。詩經僅三百餘篇。至漢而成絕學。傳之者僅韓生申公諸輩。豈不又爲貴族之文學耶。唐代樊宗師之文。李義山之詩。讀者病其難解。元微之之宮詞。白香山之詩。解者乃爲宮女及老嫗。然樊李元白均一代之作家。不能優劣也。是知作品之佳。雅俗共賞。正不必強分貴族與民間也。文章之源。出於模倣。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黃山谷云「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并熟看董賈諸文。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也。」姚惜抱亦云「大抵學古人。必始而迷。悶。故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此古之文人。不廢模倣之論也。更觀歷代之文。長卿美人本於好色。揚雄四賦實擬相如。班固賓戲。暗師客難。退之送窮。本儀逐貧。杜牧晚晴。託體小園。歐公黃楊。則效枯樹。此古之文章。不廢模倣之事也。蓋模倣者。如人之得師承。亦步亦趨。初必不免。而出藍寒冰。固可由模倣而進於創造也。善夫英國畫家雷那爾(Joshua Reynolds)之言曰「苟欲創造。必先知古人之所創造。創造乃天才當然之事。然欲創造而不模倣。則箇人天才有限。不久枯竭。終至自爲模倣。重複顛倒而已。」模倣。非勦襲之謂。亦猶創造。非生撰之謂。今日之自命爲創造者。實由於浪漫派之主張。人人自以天材挺出。爲文須自我作古。其弊也。鄙

羣書爲精粕。矜空言爲創獲。腹笥空虛。思想謬妄。其毒蓋遠甚於勦襲之模倣也。

新道德、新文藝。已如上論。今更引而申之。今世美國批評大家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所著

The New Morality 一文。於美國之提倡新道德者。加以鍼砭。謂道德本無新舊。在箇人而不在社

會。其結論有曰。「真正之道德。既非新。亦非舊。任何風俗社會之中。皆可行之。非爲求他人之欣賞而發。

而由自己良心正誼。流露而出。卽所謂良知是也。其所修者。爲克己誠實。忠信堅忍。大度高尚諸德。而其

報酬。則自己內心之快樂是也。」蓋西洋今者異說流行。人盡舍己。耘人倫理不修。而高談社會道德。克

己之工夫不治。而競言救人。視其所不知。如其所知。愛其所不親。如其所親。對社會間真正之惡。不思匡

正之。矯革之。而惟爲無謂之慈悲。惻隱。僞善。以容於衆。蓋非人文主義之修養。而感情之放縱而已。按此

國先哲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語相合。方諸吾國。何獨不然。公妻公產。廢孔非孝。勞工神聖。女子解放。諸聲喧騰宇內。俄

氛未至。烈焰暗挑。物質未充。倫常掃地。資本家國內且無之。勞工何由神聖。二萬萬機會早至。解放何勞

筭惑。此皆所謂惟恐天下不亂。而爲之詭詞大言以惑衆也。而倡之者。其人私德墮落。世人共知。烏能使

人信之耶。返觀吾國數千年來。民族美德常存。孔孟之道昌明。楊墨之說全熄。其間庸德庸行。古聖之所

昭訓。父兄之所勸勉者。雖終其身行之。猶不能盡。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安用以新者屬雜。其間爲耶。文藝



一事。從古所謂爲文章者。如六經論語之言。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章。及漢遂有文藝之目。蓋古時之文。本以合德。後世之文。則以合藝。雖然。固無害也。昔揚雄著太玄五千言。枝葉扶疎。文矣。而爲論不詭於聖人。嘗觀其言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謂之妄言。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則知其爲不媿於文者矣。魏晉以後。文至齊梁而極敝。豈非以其文體之骯。文辭之隘。薄辭非達意。言不明理乎。李唐文治之昌。足紹兩漢之隆。韓柳之文。所以能彪炳一世。垂光後禩者。亦以其能關異端。明道德。訂名實。歸雅正而已。趙宋承運。餘烈未衰。至明成化間。創爲制義之文。其文熟濫。固不必言。而陳陳相因。輔聖翼教之語。一如今日新文化家盛言改造。解放。德謨。克拉西者。語云。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蓋謂立言不誠。出言無徵者。徒爲無益也。新文家之立言不誠。心存功利。固不自其體制之骯。聲韻之墮。墮始即以體制聲韻論。白話文。白話詩者。所謂少年好事。徒亂人意。而又有武斷操縱之嫌者。也。杜甫詩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韓愈爲裴度作書曰。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襟裂。裂章句。墮廢聲韻也。合二公之言觀之。則文字之不應菲薄前人。自我作古。專求形式之新明矣。白話文本爲舊有。而新文家標之以爲新。白話詩徒爲無韻之文。而新文家強之以爲詩。譏彈昔人。愚弄黔首。出辭吐氣。醜

詭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此吾所謂少年好事。徒亂人意。有武斷操縱之嫌。而不足稱爲新文藝者也。總之。德道文藝二端。祇有真善美適之歸宿。而非區區新舊所可範圍。又非如巴黎市上婦女時式之衣帽。瞬息數變。因而世界時髦之婦女。必爲之趨效不遑也。又非如太平洋會議席上某種議案。苟有任何一國之不贊成。卽絕對不能通過執行也。噫。道德文藝之驚新趨世。且爲人所操縱久矣。吾不能不哀世俗之爲惑沈沈於無已也。

##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梅光迪

吾國今日。國民性中之弱點。可謂發露無遺。爲有史以來所罕覩。投身社會與用世之士。愈能利用其弱點者。則成功愈速。蓋彼志在成功。至所以成功方法之當否。則不計及也。循此不返。吾恐非政客滑頭之流。不能有所措施於社會。而社會亦爲彼等之功利競爭場。其潔身自好。溫恭謙讓之君子。惟有遜迹遠颺。終老山林。或杜門不出。齋志以沒。久且以社會之不容。無觀摩繼續之效。潛勢消滅。此等人將絕迹於社會。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具隨之而亡。思之寧不悚然。夫不當之方法。用之於他種事業。猶有可恕。獨不解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亦不問其方法之當否。而惟以成功爲目的。甘自儕於政客滑頭之流。吾於前期「評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已多及此。今茲再論之。亦欲繼前期末竟之言也。

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其學術之多謬誤。早爲識者所洞悉。青年學子。無審擇之能。受害已爲不少。若有健者起辭而闢之。亦蘇格拉底孟軻之徒也。然其學術之內容。非本篇所可及。故且言其提倡之方法。蓋其學術與其提倡之方法。實有同等之缺憾。欲爲補救。二者難分輕重。或曰。惟其學術不滿人意。故其取以提倡之方法。亦多可議之處。然則糾正其方法之失。寧非今日急務乎。

彼等固言學術思想之自由者也。故於周秦諸子及近世西洋學者。皆知推重。以期破除吾國二千年來學術一尊之陋習。然觀其排斥異己。入主出奴。門戶黨派之見。牢不可破。實有不容他人講學。而欲養成新式學術專制之勢。其於文學也。則斥作文言者爲「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又有「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與「死文學」。與「活文學」之分。妄造名詞。橫加罪戾。而與吾國文學史上事實抵牾。則不問也。某大學招考新生。凡試卷用文言者。皆爲某白話文家所不錄。夫大學爲學術思想自由之地。而白話文又未在該大學著爲功令。某君何敢武斷如是。彼等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斯。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而於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與其比較之得失。則茫無所知。錢斯德頓 G. K. Chesterton 今之英國論文大家也。其評未來派與新思想。有言曰。「可悲者。此等怡然自得不用思力之人。初本有一思想。然此

一思想。既入此輩腦中。則永遠盤踞。無人能打破之。亦無人能加入他種思想。」The tragedy is this: that these happy, thoughtless people did once really have a thought. This one isolated thought has stuck in their heads ever since. Nobody can get it out of their heads; and nobody can get any other thought into their heads. 故彼等對於己之學術。則頑固拘泥。褊激執迷。對於他人學術。則侵略攻伐。仇嫉毀讎。若假彼等以威權。則焚書坑儒。與夫中世紀殘殺異教徒之慘禍。不難再演。而又日言學術思想自由。其誰信之。彼等既不能容納他人之學術思想。他人亦不可容納彼等之學術思想。語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曰。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彼等待人如是。人亦可如是待之耳。

彼等不容納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獨尊之概。其論學也。未嘗平心靜氣。使反對者畢其詞。又不問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謾罵。令人難堪。凡與彼等反對者。則加以「舊」「死」「貴族」「不合世界潮流」等頭銜。欲不待解析辨駁。而使反對者立於失敗地位。近年以來。此等名詞。已成爲普通陷人之利器。如帝王時代之「大不敬」「謀爲不軌」。可任用以入人於罪也。往者「新青年」雜誌。以罵人特著於時。其罵人也。或取生吞活剝之法。如非洲南洋羣島土人之待其囚虜。或出醜齷不堪入耳之

言如村嫗之角口。此風一昌。言論家務取暴厲粗俗而溫厚慈祥之氣盡矣。其尤甚者。移學術之攻擊。爲箇人之攻擊。以學術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士習至爲蠻野。其涉及作者本身舉動。非但形之於文字。亦且施之於身體。狹路伏伺。黑夜襲擊。乃習見不鮮之事。自十七八世紀。法人提倡社交。以學者與君子合一。Scholar and gentleman。歐洲士習。漸趨禮讓。再防之以法律者。可向法庭起訴。故今之歐美學術界。涉及作者本身者。固無。卽謾罵者亦絕迹也。而今之吾國。提倡學術者。方以歐化相號召。奈何不以今之歐美學者與君子合一者爲法乎。

拉羅許弗科爾。La Rochefoucauld。法國十七世紀道德學名家也。其言曰。眞學者與君子不借一事以自誇。The true gentleman and scholar is he who does not pride himself on anything。愛謀孫。Emerson。美國文學史上第一人也。其文化論中有言曰。社會之疢疾。乃妄自誇大之人。The pest of society is egotists。吾國學者。素以自誇爲其特權。鄉里學究。伊唔斗室。其自許亦管樂之流也。文人尤然。今試取二千年來之詩文集觀之。其不染睥睨一世好爲大言之惡習者。有幾人乎。至於書札贈序及唱和詩詞。則多牢騷抑鬱感慨身世之語。而尤反覆於友朋之際。以爲世不知我。知我者乃高出一世之人。於是己之身價。乃由友朋而更重。今則標榜之風加盛。出一新書。必序辭

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稱「我的朋友」某君云云。夫引證朋友稱其名已足。何須冠以「我的朋友」數字。蓋其心理一則欲眩其交遊之衆。聲氣之廣。與其所提倡者勢力之大。一則欲使其朋友有可稱述價值。博魁儒大師之名。而已更藉以自榮。昔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不得意今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得意前者無病呻吟。有寒酸氣。後者耀威弄勢。如新貴暴富有庸俗氣。二者皆真學者與君子所不取也。語曰。君子不稱己。歐西自盧梭以來。文人所作自傳甚多。乃供詞之意。識者病之。謂爲自登廣告。自開展覽。會有傷於雅。今之吾國學者。於己之交遊瑣事。性情好惡。每喜津津道之。時或登其照像。表其年齡。如政客娼優之所爲。夫學術之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乃超脫私人萬衆公有之物。與求之者本身無關。學者闡發真理。貢獻於世。世之所欲知者。乃其真理。非其人也。後之人追懷前賢。因其學以慕其人。故於其生平事蹟。遺像多有起而記載保存之者。此乃社會報恩之意。若由學者自爲之。則非但傷雅。亦於義無當矣。

今之學者。自登廣告之法。實足令人失笑。彼以照像示人者。蓋謂我乃風采奕奕之英俊。或雍容爾雅之儒生。可使人望而生愛敬之心。不媿爲領袖人物也。彼以年齡示人者。蓋謂我乃如許青年。而成就已若此。此乃不世出之才人也。自古帝王及草澤英雄之興。多假借於神鬼。以傾動愚衆。今則科學昌明。神鬼之

威權已失。然羣衆心理對於特出人材。猶存一種神祕不可思議之觀念。於是特出人材自命者。仍欲利用此等心理。以神道設教。今之西洋所謂超人天材。不過昔日「龍種」「妖精降生」之別名耳。浪漫派文學盛行之時。文人皆以超人天材自居。一切求與恆人異。往往行蹤詭祕。服色離奇。法人謂其意欲震駭流俗。Epaier le bourgeois。使以超人天材目之。吾國近年以來。所謂「新文化」領袖人物。一切主張。皆以平民主義爲準則。惟其欲以神道設教之念。猶牢不可破。其行事與其主張相反。故屢本陳涉宋江之故智。改易其形式。以求震駭流俗。而獲超人天材之名。有自言一年能著書五六種。以自炫其爲文敏妙者。有文後加署「作於某火車中」。「某日黎明脫稿」。以顯其精力過人者。夫著述之價值。視其內容而定。初不關於如何脫稿。曾需幾何時日也。昔人有慘淡經營數十年而成一書者。有非靜室冥坐清晨腦健。不能構思者。若果爲不刊之作。世人決不究其成書之遲速與起稿時之情形也。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異議。以期出奇制勝。且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蓋欲嚇倒多數不諳西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爲學祕術。爲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卽有疎陋。亦無人敢與之爭。然則彼等所傾倒者。如高郵王氏之流。又豈曾諳西文曾入西洋大學者乎。幸彼等未讀西洋浪漫派文學史也。否則其以神道設教之術。

更當層出不窮矣。

彼等以羣衆之愚昧易欺也。故一面施其神道設教之術。使其本身發生一種深幻莫測之魔力。一面揣摩羣衆心理。投其所好。蓋恩威並用。爲權謀家操縱凡民之秘訣。古昔開創帝王。一面假託神聖。一面與士卒同甘苦。近世西國政客。一面居偉人英傑之名。一面取悅平民。醜態百出。於是乃使人顛倒迷惑。墮其術中。而已則爲所欲爲。玩人於股掌之上矣。今之學者。以神道設教。已如上段所述。其所主張。鼓吹有一不投時好。不迎合多數心理者乎。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惟歐西之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爲「西洋貨」。不問其良窳。即可「暢銷」。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是作僞者乃易售其術矣。國人又經喪權失地之餘。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對於本國一切。頓生輕忽厭惡之心。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最時髦舉動。爲弋名邀利之捷徑。吾非言純粹保守之必要也。然對於固有一切。當以至精審之眼光。爲最持平之取舍。此乃萬無可易之理。而今則肆行破壞。以投時俗喜新惡舊之習尚。宜其收效易而成功速也。凡真革命家。當有與舉世爲敵之決心毅力。故或摧折困辱以死。蘇格拉底。孔孟耶穌之徒是也。或爲世非笑。久而後成。科學發明及宗教改良家之類是也。卽文學革命家如韓愈。華茨華斯。

Wordsworth 爲英國十九世紀初期詩界革命家。亦



俟至數十或數百年始見成功。若今之言文化或文學革命者。乃高據學術界之要津。養尊處優。從容坐論。有何壹意孤行。艱苦卓絕之可言乎。此等無骨氣。無壯志之懦夫。同流合污之鄉愿。而亦自居於革命家。真名不副實也。蓋彼等之目的。在功利名譽。故其所取之方法。亦以能最易達其目的者為美。彼等之言曰。「順應世界潮流」。「應時勢需要」。其表白心迹。亦可謂直言無諱矣。豪傑之士。每喜逆流而行。與舉世為敵。所謂「順應世界潮流」。「應時勢需要」者。卽窺時俯仰。與世浮沈之意。乃懦夫鄉愿成功之祕術。豈豪傑之士所屑道哉。今之「世界潮流」。「時勢需要」。在社會主義白話文學之類。故彼等皆言社會主義白話文學。使彼等生數十年前。必且竭力於八股與「皇帝堯舜」之館閣文章。以應當時之潮流與需要矣。夫使舉世皆以「順應」為美德。則服從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誰能為之領袖。以創造進化之業。自任者乎。

彼等既以功利名譽為目的。作其新科舉夢。故假學術為進身之階。昔日科舉之權。操於帝王。今日科舉之權。操於羣衆。昔日之迎合帝王。今日之迎合羣衆。其所迎合者不同。其目的則一也。故彼等以羣衆運動之法。提倡學術。壟斷輿論。號召徒黨。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借重於團體機關。以推廣其勢力。彼等之學校。則指為最高學府。竭力揄揚。以顯其聲勢之赫奕。根據地之深固重大。甚且利用西洋學者。為之傀儡。

以便依附取榮。凌傲於國人之前矣。昔日王公大人以宏獎風雅，主持學問自任者，名位交遊，傾動一世。而後人有知其名者否？若王船山、瞿處窮山，與世不相聞問，而身後之成功如何？蓋學術之事，所賴於羣力協作，聯合聲氣者固多，所賴於箇人天才者尤多也。天才屬於少數，羣衆碌碌，學術真藏，非其所能窺。故倡學大師，每持冷靜態度，寧守而待授，其學於少數英俊，而不汲汲於多數庸流之知。蓋一入多數庸流之手，則誤會謬傳，弊端百出。學術之真精神盡失。今日言社會主義及他種時髦學說者，只熟識幾十新名字，即可下筆千言，侃侃而談。然究竟此種學說之真義安在？幾人能言之乎？杜威羅素，無論其能代表今世西洋最高學術與否，固有研究之價值者也。然一至吾國，利用之徒，以羣衆運動之法，使其講學，其學愈以流行而愈晦。杜威羅素之來吾國，杜威羅素之不幸也。

今之學者，非但以迎合羣衆爲能，其欲所取悅者，尤在羣衆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吾國現在過渡時代，舊智識階級漸趨消滅，而新智識階級尙未成立。青年學生爲將來之新智識階級，然在目前則否也。而政客式之藝術家，正利用其智識淺薄，無鑒別審擇之力，得以傳播僞學，使之先入爲主。然青年學生最不可恃者也。以其智識經驗無日不在變遷進化之中。現時所信從之學說與人物，數年以後，視如土苴矣。京津滬寧爲全國文化重要地點，其學生亦爲全國學生領袖。三四年前，首先附和各種時髦

學說者。京津滬寧之學生也。今則智識經驗較深。已不似往年之盲從。且各處學生中。其學級愈高者。其盲從愈少。故彼時髦人物。至今已不得不望諸接觸較遲之內地學生。與夫智識淺薄之中小學生矣。吾料再俟數年。全國智識增高。所謂最新人物。已成明日黃花。無人過問。然則提高其自身之程度。急起猛追。與青年學生以俱進。殆爲彼等不容緩之事乎。

彼等固謂人生隨時代而異者。故人生一切事業。皆無久遠價值。只取一時便利而已。舊約中有一語曰：吾人且及今醉飽。明日將死矣。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彼等之人生觀。直可以此語括之。故彼等以推翻前人爲能。後人亦當以推翻彼等爲能。人之所以特立獨行。落落難合者。以有不朽之念存於中耳。今既挾一與草木同腐之人生觀。則惟有與世推移。隨俗富貴耳。又奚必衆醉獨醒。衆濁獨清乎。

夫國人談及官僚軍閥。莫不痛心疾首。以爲萬惡所從出。獨對於時髦學術家。無施以正當之批評者。然吾以爲官僚軍閥。盡人皆知其害言之甚易。勦聽。若時髦學術家。高張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之謀。其害爲人所難測。卽有知之者。或以其冒居清流之名。不忍加以苛責。或以其爲衆好所趨。言之取戾。然終不之言。則其遺害日深。且至不可挽救。吾願國人無爲懦夫。鄉愿。本良知毅力。以發言。則此代表國民。

性中弱點之學術界庶有改造之望耳。（學術）

## 評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國人倡言改革已數十年。始則以歐西之越我。僅在工商製造也。繼則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學美術矣。其輸進歐化之速。似有足驚人者。然細考實際。則功效與速度適成反比例。工商製造顯而易見者也。推之萬國。無甚差別者也。得其學理技巧。措之實用。而輸進之能事已畢。吾非謂國人於工商製造已盡得歐西之長。然比較言之。所得爲多。若政治法制。則原於其歷史民性。隱藏奧秘。非深入者不能窺其究竟。而又以東西歷史民性之異。適於彼者。未必適於此。非僅特模擬而已。至於教育哲理文學美術。則原於其歷史民性者尤深且遠。窺之益難。採之益宜慎。故國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爲「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啓齒。而弊端叢生。惡果立現。爲有識者所詬病。惟其難也。故反易開方便之門。作僞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會詭隨。窺時俯仰。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敗。盡人皆知。無待余之曉曉。獨所謂提倡「新文化」者。猶以工於自飾。巧於語言奔走。頗爲幼稚與流俗之人所趨從。故特揭其假面。窮其真相。縷舉而條析之。非余好爲苛論。實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詭辯家之名（英文爲 Sophist）起於希臘季世。其時哲學盛興。思想自由。詭辯家崛起。以教授修詞。提倡新說爲業。猶吾國戰國時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希臘少年靡然從風。大哲蘇格拉底辭而闕之。猶孟軻之拒楊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傳柏拉圖語錄（The Dialogues of Plato）多其師與詭辯家駁辯之詞也。蓋詭辯家之旨。在以新異動人之說。迎阿少年。在以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願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貽譏明哲。更無論矣。吾國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頗亦類是。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爲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並存之價值。豈可盡棄他種體裁。而獨尊白話乎。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及文學評論大家韓士立 H. St. John 等多斥文學進化論爲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且謂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爲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爲寫實派。今則又由寫實

派而變爲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一若後派必優於前派。後派興而前派卽絕迹者。然此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西洋名家緒論者。卽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騃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謂思想之在腦也。本爲白話。當落紙成文時。乃由白話而改爲文言。猶翻譯然。誠虛僞與不經濟之甚者也。然此等經險。乃吾國數千年來文人所未嘗有。非彼等欺人之談而何。昔者希臘詭辯家普羅塔果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無定。在於箇人之我見。蘇格拉底應之曰。旣人自爲真理。則無是非賢愚之分。然則普羅塔果拉斯何以爲人師。強欲人之從己乎。今之主文學革命者。亦曰文學之旨。在發揮箇性。注重創造。須「處處有一我在」而破除舊時模倣之習。易詞言之。則各人有各人之文學。一切模倣規律。皆可廢也。然則彼等何以立說著書。高據講席。而對於爲文言者。仇讎視之。不許其有我與箇性創造之自由乎。二曰彼等非創造家。乃模倣家也。彼等最足動人聽聞之說。莫逾於創造。新之一字。幾爲彼等專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無一不新。侯官嚴氏曰。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審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懼無意義之可言也。彼等以推翻古人。與一切固有制度爲職志。誣本國無文化。舊文學爲死文學。放言高論。以駭衆而眩俗。然夷考其實。乃爲最下乘之模倣家。其所稱道。以創造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份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已視爲謬陋。無人過問者。杜威羅素。爲有勢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

等奉爲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久已爲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 如印象詩

者。魏拾自由詩。Vendibare 及美國近年來形象主義。Imagism 之唾餘。而自由詩與形象主義。亦隨派之附文。乃倡之者數典忘祖。自矜創造。亦太欺國人矣。莊周曰。井蠶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

彼等於歐西文化。無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所取尤謬。以彼等而輸進歐化。亦厚誣歐化矣。特國人多不諳西文。未出國門。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稚之中小學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僞學。視通國若無人耳。夫國無學者。任僞學者冒取其名。國人之恥也。而彼等猶以創造自矜。以模倣非笑國人。斥爲古人奴隸。實則模倣西人與模倣古人。其所模倣者不同。其爲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倣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倣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倣西人也。亦互相模倣。本無創造天才。假創造之名。束書不觀。長其惰性。中乃空虛無有。彼等之書報雜誌。雷同因襲。幾乎千篇一律。毫無箇性特點之可言。與舊時之八股試帖。有何別異。而猶大言不慚。以創造自命。其誰欺哉。

三曰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學問家爲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報酬。故其畢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輕出所學以問世。必審慮至當。而後發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後成一書。吾國大師。每誠學者。毋輕著述。曩者牛津大學學者。以早有著述爲深恥。夫如是而後學

間之尊嚴。學問家之人格乃可見。今之所謂學問家。則不然。其於學問。本無澈底研究。與自信自得之言。特以爲功利名譽之念所驅迫。放假學問爲進身之階。專制時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權。以驅策天下。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尙爲準。則民國以來。功名之權。操於羣衆。而羣衆之智識愈薄者。其權愈大。今之中小學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則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話詩文。與各種時髦之主義乎。蓋恆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穉人尤然。其於學說之來也。無審擇之能。若使販自歐美。爲吾國夙所未聞。而又合於多數程度。含有平民性質者。則不經而走。成效立著。惟其無審擇之能。以耳代目。於是所謂學問家者。乃有廣告以擴其市場。有標榜以揚其徒衆。喧呼愈甚。獲利愈厚。英諺曰。美酒不需招牌 (Good wine needs no bush) 酒尙如此。况於學問乎。彼等既以學問爲其成功之具。故無尊視學問之意。求其趨時投機而已。杜威羅素之在華也。以爲時人傾倒。則皆言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亦爲少年所喜者也。則皆言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而眞能解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幾人乎。學問既以趨時投機爲的。故出之甚易。無切實探討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學政治經濟者。所在多有。後生小子。未有不諂爲廣博無涯涘者。美國有某學者。曾著書數百種。凡哲理算術文學科學及孔佛之教。無所不包。論者以無學問良知譽之。不許以學者之名。此在美國。有



甚高之學術標準。故某學者貽譏當世。不能行其博雜膚放之學。若在吾國今日。將享絕代通儒之譽矣。東西學者。多竭數年或數十年之力而成一書。故爲不刊之作。傳之久遠。今之所謂學者。或謂能於一年內成中國學術史五六種。或立會聚徒。包辦社會主義與俄羅斯猶太波蘭等國之文學。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爲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夫以功利名譽之薰心。乃不惜犧牲學問如此。非變相之科舉夢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來。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國政治外交之險惡。社會之腐暗。教育之墮敗。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視。然必犧牲全國少年之學業道德。不爲國家將來計。而冀幸獲目前萬一之補救。雖至愚者不出此。不謂號稱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界雖略呈活潑氣象。而教育根本已斷喪不少。人性莫不喜動而惡靜。樂趨乎呼囂雜遝。萬衆若狂之所爲。而厭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衆罷學。結隊遊行之樂。蓋勝於靜室講習。埋首故紙萬萬。又況有愛國大義以迫之。多數強權以扶之哉。其尤捷黠者。則聲譽驟起。爲國聞人。夫人材以積久陶育磨鍊而後成。否則啓其驕惰之心。易視天下事。終其身無成矣。至於學校內部。各種新名詞亦乘機而興。如「奮鬥」「學

生自動。「校務公開」意義非不美也。而以置諸中小學生之簡單頭腦中。鮮有不僨事者。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於未知運思之人。其禍立見。故今日學生。或爲政客利用。或啓無故之靈。神聖學校。幾爲萬惡之府矣。然則當世所謂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羣衆心理。人性弱點。與幼稚智識之淺薄。情感之強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瀉水。以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而已。或又曰。子之言亦太苛。教育界現象。豈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過矣。子不聞「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之說。又順時而起。以爲補救之策乎。應之曰。揚子雲有云。無驗而言之爲妄。彼等據教育要津。一言之出。舉國響應。乃不顧是非利害。不計將來之效果。信口誑言。以全國天真爛漫之少年。爲其試驗品。爲其功利名譽之代價。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爲「應時勢之需要」一語。今則時勢異於數年以前。其數年以前所主張。已完全失敗。故悔而知返。認目前時勢之需要。爲「提高程度」「嚴格訓練」矣。然責任所在。烏可既往而不咎也。軍法戰敗者以身殉。否則爲戮。西國航海家遇險。船亡則與之俱亡。惟言說之士。以其主義禍人。無法律以繩之。祇有輿論與良心問題而已。故就輿論與良心問題而論。彼等言而不驗者。已無再發言之資格。而猶靦顏曰。「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亦已晚矣。

夫建設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國數千年來。以地理關係。凡其鄰近。皆文化程度遠遜於我。故孤行

創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燦爛偉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與其慘淡經營之功。蓋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則東西郵通。較量觀摩。凡人之長。皆足用以補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載一時之遭遇。國人所當歡舞慶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不可磨滅者在。非如菲律賓夏威夷之島民。美國之黑人。本無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簡也。而歐西文化。亦源遠流長。自希臘以迄今日。各國各時。皆有足備吾人採擇者。二十世紀之文化。又烏足包括歐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與吸取他人文化。皆須先於澈底研究。加以至明確之評判。副以至精當之手續。合千百融貫中西之通儒大師。宣導國人。蔚爲風氣。則四五十年後。成效必有可觀也。今則以政客詭辯家與夫功名之士。創此大業。標斐喧攘。僥倖嘗試。乘國中思想學術之標準未立。受高等教育者無多之時。挾其僞歐化。以鼓起學力淺薄血氣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畢露。明達青年。或已窺底蘊。覺其無有。或已生厭倦。別樹旗鼓。其完全失敗。早在識者洞鑒之中。夫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勢所必然。無足怪者。然則真正新文化之建設。果無望乎。曰不然。余將不辭愚陋。略有芻蕘之獻。惟茲限於篇幅。又討論建設。似不在本題範圍之內。請以俟之異日耳。(學衡)

## 評近人之文化研究

湯用彤

西哲恆言。謂希臘文治之季世。得神經衰弱症。Greek Failure of Nerves 蓋內則學術崩頽。偷優懷疑之說興。外則魔教四侵。妖異詭密之神影。亦以榮衛不良。病菌自盛也。今日中國固有之精神湮滅。飢不擇食。寒不擇衣。聚議紛紛。莫衷一是。所謂文化之研究。實亦衰象之一。誹薄國學者。不但爲學術之破壞。且對於古人加以輕謾薄罵。若以仇死。人爲進道之因。談學術。必須尙意氣也。者其輸入歐化。亦卑之無甚高論。於哲理。則膜拜杜威。尼采之流。於戲劇。則擁戴易卜生。蕭伯訥諸家。以山額與達爾文同稱。以柏拉圖與馬克斯並論。羅素抵滬。歡迎者擬之孔子。杜威蒞晉。推尊者比之爲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與二子學說軒輊。顧杜威羅素在西方文化。與孔子慈氏在中印所佔地位。高下懸殊。自不可掩。此種言論。不但擬不於倫。而且喪失國體。主張保守舊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謂倭鑿得自強不息之精神。杜威主天指西方之自然研究人指東方之人事研究合一之說。柏格森得唯識精義。泰谷兒爲印化復興淵泉。間聞三數西人稱美亞洲文化。或且集團體研究。不問其持論是否深得東方精神。研究者之旨意何在。遂欣然相告。謂歐美文化迅即敗壞。亞洲文化將起而代之。其實西人科學事實上之搜求。不必爲崇尙之徵。卽於彼野蠻人如黑種紅種亦考究甚詳。且其對於外化卽甚推尊。亦未必竟至移易風俗。數十年前。歐洲學者極力表彰印度學術之優美。然西方文化訖未受佛土絲毫影響。前此狂熱現亦稍殺。泰谷兒去歲重遊新大

陸。卽。不。如。初。次。之。舉。國。歡。迎。蓋。凡。此。論。著。咸。以。成。見。爲。先。不。悉。其。終。始。維。新。者。以。西。人。爲。祖。師。守。舊。者。藉。外。族。爲。護。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眞。理。之。討。論。新。舊。毅然。意。氣。相。逼。對。於。歐。美。則。同。作。木。偶。之。崇。拜。視。政。客。之。媚。外。恐。有。過。之。無。不。及。也。

時。學。之。弊。曰。淺。曰。隘。淺。隘。則。是。非。顛。倒。眞。理。埋。沒。淺。則。論。不。探。源。隘。則。敷。陳。多。誤。中。西。文。化。不。同。之。點。淺。而。易。見。者。自。爲。科。學。之。有。無。近。人。解。釋。其。故。略。有。二。說。一。謂。中。國。不。重。實。驗。輕。視。應。用。故。無。科。學。然。按。之。事。實。適。得。其。反。蓋。科。事。之。起。非。應。實。用。之。要。求。物。理。一。科。不。因。造。汽。舟。汽。車。而。成。化。學。一。科。不。爲。製。毒。彈。毒。氣。而。設。歐。西。科。學。遠。出。希。臘。其。動。機。實。在。理。論。之。興。趣。亞。里。士。多。德。集。一。時。科。學。之。大。成。願。其。立。言。之。旨。悉。爲。哲。理。之。討。論。卽。今。日。科。學。曷。常。不。主。理。性。如。相。對。論。雖。出。於。理。想。而。可。使。全。科。學。界。震。動。數。學。者。各。科。學。之。基。礎。也。而。其。組。織。全。出。空。理。梁。任。公。今。日。學。者。巨。子。然。其。言。曰。一。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爲。兩。概。中。略。科。學。一。箇。反。動。唯。物。學。派。遂。席。捲。天。下。把。高。的。理。想。又。丟。掉。了。一。此。種。論。調。或。以。科。學。全。出。實。用。或。以。科。學。理。想。低。下。實。混。工。程。機。械。與。理。想。科。學。爲。一。俱。未。探。源。立。說。然。國。中。學。者。本。茲。誤。解。痛。邦。人。之。夙。尙。空。談。不。求。實。際。提。倡。實。驗。精。神。以。爲。救。國。良。藥。不。知。華。人。立。身。講。學。原。專。主。人。生。趨。重。實。際。於。政。法。商。業。至。爲。擅。長。於。數。理。名。學。極。爲。欠。缺。希。臘。哲。學。發。達。而。科。學。亦。與。我。國。幾。無。

哲學指知識論本質論言人生哲學。故亦無科學因果昭然無俟多說。中國而倡實驗以求精神及高尚理想之發展。所謂以血洗血其污益甚。第(二)種科學發源解說。見之梁漱溟先生書中。與前說可相表裏。意謂中國非理論之精神太發達。非理論之精神是玄學的精神。而理論者便是科學之所成就。夫非理論之途有二。一爲趨重神祕。何謂神祕。大約一箇觀念或一箇經驗不容理智施其作用。印度學術是矣。印度雖有純正哲學然與神祕宗教混合故科學亦不發達一爲限於人生言事之實而不究事之學。重人事而不考物律。注意道德心性之學。而輕置自然界之真質。此亦與科學精神相反。中國是矣。中國人確信陰陽。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宇宙間一件件事物。天地日月等。都想有主宰的神祇。梁先生據此爲中國玄學發達之確證。不知此類陰陽鬼神之說。其要素有二。一則乞助神權爲迷信之作用。一則推測因果爲理解之搜探。人類宗教性發展多崇拜天然物。有巫師有卜筮。如理性發達討論既多。迷信遂弱。於是占星流爲天文。丹鉛進爲化學。歷史具在均可考也。至謂陰陽鬼神之說。深於玄學之精神。反對理論乃爲形而上學。則立義太狹。必爲多數玄學者之所否認也。

時學淺隘。故求同則牽強附會之事多。明異則入主出奴之風盛。世界宗教哲學各有真理。各有特質。不能強爲撮合。叔本華一浪漫派之哲學家也。而時人僉以爲受印度文化之影響。其實氏之人才非如佛。

之羅漢。氏言意志不同佛說私慾。其談幻境則失吠檀多真義。苦行則非佛陀之真諦。印度人厭世。源於無常之恐懼。叔本華悲觀。乃意志之無厭。莊周言變遷。初非生物進化論。實言人生之無定。人智之狹小。正處正味。譏物論之不齊。其著眼處決不在詮釋生物生長之程序。夫取中外學說互爲比附。原爲世界學者之通病。然學說各有特點。注意多異。每有同一學理。因立說輕重。主旨不侔。而其意義卽迥殊。不可強同之也。今日大江南北有所謂同善社者。出傳聞倡三教合一之說。不明儒釋爲二種文化之產物。其用心。其方法。其目的。均各懸殊。安可勉強混同。此類妄說。附以迷信。誠亂世之妖象也。至若評論文化之優劣。新學家以國學事事可攻。須掃除一切。抹殺一切。舊學家則以爲歐美文運將終。科學破產。實爲一可憐。皆本諸成見。非能精考事實。平情立言也。

時學淺隘。其故在對於學問。猶未深造。卽中外文化之材料。實未廣搜。精求。舊學毀棄。固無論矣。卽現在時髦之西方文化。均僅取一偏。失其大體。不知歐美實狀者。讀今日報章。必以爲莎士比亞已成絕響。而易卜生爲雅俗所共賞。必以爲柏拉圖已成陳言。而柏格森則代表西化之轉機。蒸蒸日上。至若印度文化。以佛法有「條理可尋」。則據以立說。婆羅門六宗。則因價值不高。屏之不論。夫文化爲全種全國人民精神上之所結合。研究者。應統計全局。不宜偏置。在言者。固以一己主張。而有去取。在聽者。依一面之

辭。而。不。免。盲。從。此。所。以。今。日。之。受。學。者。多。流。於。固。陋。也。（中華新報）

## 功利主義與學術

錢智修

吾國自與西洋文明相接觸，其最佔勢力者，厥惟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功利主義之評判美惡以適於實用與否爲標準，故國人於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亦以適於實用與否爲棄取。四十年前有富國強兵之說。富強之足尙，以其能禦外侮，打勝仗，致家給人足之效也。此功利主義之最淺顯者也。三十年前有格致實學之說。格致實學之當講，以其能利器械，興工藝，獲物質文明之享受也。此亦不離功利主義之窠臼者也。二十年來有民權自由之說，有立憲共和之說。民權之與自由，立憲之與共和，在歐美人爲之，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權之舊制，或藉以現實人道正義之理想，宜若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矣。而吾國人不然，其有取乎此者，亦以盛強著稱於世之歐美人嘗經過此階級，吾欲比隆歐美而享盛強之幸福，不可不步趨其軌轍耳。昔某文家譏法國革命，謂貧民以爲麪包將從空而下，未婚之女以爲如意郎君將滿街皆是，國人多數讚頌革命之心理，毋乃類是？是亦由功利主義蛻變而出者也。而又以歸納法之不精，想像力之薄弱，故凡固有文明之與功利主義相妨者，則破壞之外來文明之與功利主義無直接之影響者，亦唾棄之；卽功利主義之本身所謂最大多數



之最大幸福者，亦以其與一己之私利，一時之近利不相容，而不得不犧牲之。是故除功利主義無政治，其所謂政治，則一權利競爭之修羅場也；除功利主義無倫理，其所謂倫理，則一崇拜強權之勢利語也；除功利主義無學術，其所謂學術，則一高資厚祿之敲門磚也。蓋此時之社會，於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後壁，祇赤條條地贖一箇穿衣喫飯之目的而已。夫以功利主義之流弊，而至舉國之人羣以穿衣喫飯為唯一目的，殆亦非邊沁 Bentham 穆勒約翰 John Mill 輩主唱此主義時所及料者歟。

吾茲為文，既標學術為題，故於政治倫理方面均不暇論，而專就功利主義之禍之中於學術者論之。功利主義之最害學術者，則以應用為學術之目的，而不以學術為學術之目的也。吾國人富於實現思想，故舊學中本有通經致用之一派，所謂禹貢治水，春秋折獄，三百篇常諫書者，即此派思想之代表也。然自河間獻王開古文學之門戶，實事求是一語，已成漢學家金科玉律。至清世而樸學之士尤衆。其說務在得證據明事實以存所治之學之真相，蓋與科學方法為近，不得以其研究之內容不同而異之也。其他文史玄理之學，亦然。人所為孜孜矻矻好之而不倦者，大都在其學本體實有可好之處之故，而不在其可以應用之故。此學問之途之所以廣，而亦諸學之所以能分科發達也。乃自西學輸入而功利主義宰制一時之人心，於是一切學術皆以應用之目的求之。有以應用為學

術之評價者，如言振興工藝，則當治理化學；欲足國用，則當治經濟學；而其他諸學，皆可廢是也。有以學術爲應用之筌蹄者，如治政治學者，在求爲官吏；治法律學者，在求爲律師；及其既得爲官吏，爲律師，則所治之學亦可廢是也。由前之說，是以管闡天，以錐指地，不能見諸學美富之內容，由後之說，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足以擾學界寧靖之空氣，而要之，皆足以妨礙學術之獨立。夫學術而不能獨立，則人之所貴乎學術者亦僅矣！

功利主義之論學術，既以應用爲前提矣；然學無論精神物質，及其既造高深之境，未有不偏於理論而與應用之前提不合者；於是通俗主義，平凡主義，瀰漫於學界，而高深之學，遂爲世所大戒。低抑文字之程度，以期識字者之日衆；編著淺近之書籍，以冀讀書人之日多；此蓋今之時彥談普及教育者之口頭禪也。雖然，彼所謂普及教育者，將僅以穿衣喫飯爲目的乎？抑除穿衣喫飯以外，尙有其他目的乎？如僅以穿衣喫飯爲目的，則煮字療飢，傭書作活，取道於此，計已大迂；如除穿衣喫飯以外，尙有維持文化，增進種智之目的，則文化重心自在於高深之學。所謂普及教育，不過演繹此高深之學之一部分，爲中下等人說法耳。儒家必有微言而後有大義；佛家必有菩薩乘而後有聲聞乘。高深之學與普及教育之關係亦復如是。如無高深之學，則普及教育又以何物爲之重心耶？且教育普及

而廉價出版物日衆，不特無益學術，而反足以害之。勃拉斯 Bryce 於平民政治中嘗論其理曰：「旅行美國鐵路者，常逢童子持報紙書籍上下車輿，左右散布。其報紙之新聞，則重複雜沓也；其書籍則大抵小說也。小說固足增常人之經驗，報紙亦足滲農工之智識；然使讀者應接不暇，一時之頃，思想感觸，絡繹奔湊，過而不留，皆不足以發達莊嚴之智力，創作之天才。」美猶如此，何況吾國？國人鑒於坊肆誨淫誨盜之書，汗牛充棟，每況愈下，亦有與雅道陵遲之感者，而不知皆通俗主義平凡主義之出產物也。然其真正之病根，則功利主義也。

功利主義以最大多數爲萬事之標準，故其論學術之效用，既以多數人之享受爲衡，其評學術之優劣，亦以多數人之意見爲斷；此亦足以挫真才之氣，而阻厄學術之進步者也。蓋學術者，貴族的而非平民的也。學術之進退，專家學者造詣之問題，而非普通學生數量之問題也。此不必煩言深論，而可舉史例以證明之：佛羅倫斯者，意大利之一都會也。當十四五世紀時，文學藝術家輩出，如但底 Dante 喬宋 Giotto 彼得拉格 Petrarch 婆卡覺 Boccaccio 迦波底 Ghiberti 麥卻佛黎 Machiavelli 彌卻喀吉羅 Michael Angelo 等，均名垂藝苑，曠代如生。然其時人口不過六萬耳。反而觀諸今之美利堅，則人口逾九千萬，而論者謂其學術界無第一等人材。又如德意志

帝國，生翠繁滋，小學林立，爲近代冠冕，而稱德國文化者，終以舊教育時代之格代 Goethe 希勒 S-chiller 康德 Kant 海格爾 Hegel 輩爲代表。是知聚羣豈不能成一師曠，聚羣豈不能成一離婁。維持一國學術，端在少數才僑，而不在多數之庸流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觀摩切劘，必取資乎聲氣，圖籍械器，尤待舉於衆擎。此學術發達之有賴於多數人者也。雖然，此其事有一必要之條件也，則以少數人爲學術之主體，而以多數人爲客體。人人有尊賢尙善之風，俾才智之士得充分發展其天才是也。才智之士，既得發展其天才，則亦能出其緒餘爲庸衆師表，而庸衆亦虛心而慕致之；於是學派成而學風啓，一國學術遂相因而增高其級度。若反客爲主，以多數庸流之判斷定少數學問家之優劣，則人之負奇情逸思者，必且以憚有違衆而不敢吐露；甚者以欲求媚俗而固低品格，勢非材智之士，均下儕庸流不止。近者，文家好俳優之辭，畫家務纒豔之筆，卽其見端矣。使承功利主義最大多數說而不變，則美文雅化，咸蹂躪以盡，而返於太古渾噩榛莽之治，可也。

功利主義之最大多數說，其弊在絕聖棄智，使學術界無領袖人材。雖然，彼亦非無其所認之領袖也。特以學術上之優美非常智所能識別，而事功上之優美，則人人易見，因誤認長於事功者亦長於學術，而以事功家爲學術之領袖耳。此其妨礙學術之獨立與以應用爲學術之目的者同，而認賊

作子，用以貽誤青年子弟，而流傳謬種於無窮。其弊較前尤甚。蓋此并不得謂爲功利主義，直一勢利主義而已。夫慕尙虛榮，恆情所不免，附庸風雅，尤未可厚非；故舊時朝貴刻集者爲多，而達官之修名亦易立。如李光地之號稱理學家，高士奇之號稱詞章家，紀昀之號稱漢學家，皆不免以紗帽重者然究竟讀書種子未絕，是以奮迹窮巷而主持學問之風氣者，猶代有其人。而今則何？如濂洛關閩，年湮代遠，不可作矣。問有如黃顧顏王之艱苦卓絕獨創學風者乎？無有也。問有如江永戴震之立說著書發明絕學者乎？無有也。問有如俞樾黃以周之久主書院，門弟子遍於東南者乎？無有也。問有如李善蘭華蘅芳之研精曆算譯著傳於天下者乎？亦無有也。有之，則戴政客爲巨魁之學會，及元勳偉人之政書尺牘耳。嗟乎！偉人偉矣，戎馬倉皇，爲國勞苦，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吾輩亦何忍更以學問文章責之者！以學問文章責偉人，是淺之乎視偉人，亦淺之乎視學問文章也。等而下之，則欲於學術團體負時名者，必長歷而善走趨，欲以文學著作顯頭角者，必長喙而善遊談。吾文至此，吾詞已枝，則請正言學術與事功不能并立之理。蓋學術者，內心之事也；事功者，外心之事也。學問家冥心獨往，以探索孤證，掣縳真理爲事，致思惟恐其不深，用力惟恐其不專。至事功家則不然，涉獵文史，取足明往事通世故而已。經生博士之業，非特無益於事功，抑足以窒其辦事之才能者也。

然問耕於農，問織於女，就學術而言，學術終不能不以學問爲主。若以事功家而奪學問家之席，則無論其人屬於橫通縱通，未有不重外輕內，敗壞間修篤學之風者。而言功利主義者，顧并爲一談，此亦功利主義害學術之一端也。

功利主義既以偏重多數而變爲勢利主義，於是國人之於學術必推尊歐美，或以歐美爲師承之日本，而本國儒先之說，皆弁髦而土直之。蓋以本國與歐美較，國勢有強弱之不同，因之論學亦存主奴之見也。此其得失，當分別論之。夫謂學術無國界，是也；然，是特謂學者當放寬眼界，攬古今中外之菁英，而供其採擇耳。既言採擇，則必有棄取；既有棄取，則必以學術本體之短長爲棄取之標準。今不問其本體之短長，而惟以隸屬洋籍者爲長，甚者呼召亡魂，預言休咎，爲吾國巫師方士之所優爲，亦因歐美有少數好奇之士，從事於斯，而引以爲重，此何爲者？蓋其籠統之頭腦，盲從之心理，於辨別思考之才亦已消失，根本上無治學之資能矣。又其甚者，則欲廢本國文字而用英語或世界語，以爲可殲除舊學之根株，容納世界之新學，是不惟吾國舊學不能因其與歐美世系不同，遽科以族滅之刑，卽以容納新學論，亦未爲得當。蓋學問之事，其第一步爲因，其第二步爲革。因者取於人以爲善，其道利在同；革者創諸己而見長，其道利在異。因革互用，同異相資，故甲國之學既以先進之資格爲乙

國所師，乙國之學亦時以後起之變異爲師於甲國；而學術即因轉益相師而進步。然其所以能變異而進步者，則因載學之器之文字不同，外來之思想經本國文字發表，已與本國思想體合而易其原形故也。若廢棄本國文字而易以歐洲之通用語，於爲因爲同，計則得矣，將又何以爲革爲異，而促學術之進步耶？且學有玄著，文學美術亦言學者所不廢。而一論及文學美術，則所需於本國文字尤切，此亦可假勃拉斯之論美事以明之。勃之言曰：『美國之事實必須美人用其特別之文學及美術自爲發揮，方能完滿；然美人精神能力，持較英人，初無遜色，何以英人能以文學供美人之用，而美人不能詎非因英人富文學，法人富美術，遂使美人此種出產之必要爲之減殺乎？向使美人不用英語，不能借英國以爲供給之地，則其視文學必益加切。今也不然，美人具一思想，將以形之筆墨，及披覽英書，往往英人已先我言之，乃不得不歸廢輟。文學不振，職是之由。』此其持論精確，蓋非虛矯之國粹論所可同年而語。然美則本無文字者耳，奈何以文字學藝根柢蟠深之國，而因勢利之見，至欲捨己而從人耶？此則尤功利主義之惑也。

上述五事，皆今日學術界之現象，而推厥原因，乃無一不與功利主義有關，故吾敢謂功利主義不去，則學術必無精進之望。雖日以學術相標榜，無益焉。雖然，猶有一事爲功利主義妨阻學術之總

因則此主義之作用能使社會組織劇變，箇人生計迫促，而無一容研學之餘暇是也。夫博大之著術，必期成於悠久之年，幽逸之遐思必孕育於靜穆之境；今四周所遭值，既紛紜擾擾，足以亂學者之精神，生計之相需復急遽，足以奪學者之日力，是則雖欲爲學，亦安從達爲學之志者？然上之五事，皆起於箇人思想之謬誤，故可以箇人之悔悟祓除之；而惟此一事，則社會機制已成，箇人之力所挽甚微，而非此一事有適當之解決，又終不能專力於學。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亦惟以國家之力助少數學人脫離社會之拘束，俾得從容治學而已。吾文本義亦已告竟，此係旁義，畱待更端。（東方）

## 哲學與科學

（八年一月）

蔡元培

哲學與科學同爲有系統之學說。其所異者：科學偏重歸納法，故亦謂之自下而上之學；哲學偏重演繹法，故亦謂之自上而下之學。古代演繹法盛行之時，但有哲學之名，今之所謂科學者，悉包於哲學之中焉。

蓋人智之萌芽，本爲神話。拜物之習，擬人之神，雷公電母，迎虎祭貓，皆自然科學之對象也。世界原始之談，人類生死之解，中國之盤古及感生帝，印度之梵天及輪迴說，舊約之上帝創造世界記，皆哲學之對象也。然以偏於科學對象者爲多。本此等神話而組成不完全之系統，引以切近人事，於是有宗教。



中國之喪祭等禮，印度之婆羅門，波斯之火教，猶太人之舊約皆是也。其理論亦大抵包於近世科學之對象，而關於哲學者爲多。其後人類又迫於科學思想之衝動，不爨於此等獨斷之宗教，乃各以觀察所得者立說，是爲哲學之始。如中國之八卦說，五行說，印度之六派哲學（數論勝論等），希臘之宇宙論，皆毗於自然界之獨斷論也。及其說爲時人所厭，而懷疑派之哲學繼之而起，於是有中國之少正卯一流，（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衆，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非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正與希臘詭辨派相類。）印度之六師外道，希臘之詭辨派。此等懷疑之論，不足以久維人心，於是有道德論之哲學繼之。如中國之孔子，印度之佛，希臘之蘇格拉底是也。佛氏以宗教之形式，闡揚玄學，其後循此發展，此爲宗教性之哲學，遂與科學無何等之關係。孔子之後有莊子蘇格拉底之後有柏拉圖，皆偏於玄學者也。孔子同時有墨子，蘇格拉底之後有雅里士多德，則皆兼治科學者也。莊子之哲學爲神仙家所依託而有道教，柏拉圖之哲學爲基督教所攀援而立新柏拉圖派，則又由哲學而轉爲宗教矣。中國墨學中絕，故以後科學永不發達，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漢以來，不能出煩瑣哲學之範圍。西洋之宗教，引雅里士多德學派以自振，故中古之煩瑣哲學，雖爲人智之障礙，而科

學之脈未絕。及文藝中興以後，思想界以漸革新，自然科學次第成立，於是哲學與科學之關係因之而起焉。

其在古代所謂哲學者，常兼今日之所謂科學而言之。如柏拉圖分哲學爲三大類：一曰辨學，二曰物理，三曰論理，而以辨學爲綱。雅里士多德則分哲學爲理論實際二大類。其屬於理論者，爲分析術（論理學）玄學，數學，物理學，心理學；其屬於實際者，爲倫理學，政治學，辨論學，詩學。此種觀念，至近世哲學家如培根特嘉爾輩亦尙仍之。培根分學術爲三大類：一曰記憶之學，史學是也；二曰形象之學，詩學是也；三曰思想之學，哲學是也。哲學之中，分爲自然宗教，宇宙論，人類學三綱。於宇宙論中，分爲自然學（物理）及自然鵠的論（玄學）二門。又於自然學中，分爲記述學（具體的物理學）及自然說明學（抽象的物理學即物理學及化學）。其於人類學中分爲各人及社會二綱。屬於各人者，爲生理學（其應用爲醫學）及心理學（包論理學及倫理學）；其屬於社會者，爲政治學。特嘉爾著哲學綱要一書，其第一編爲認識論及玄學之概論，第二編爲機械的物理學要旨，第三編爲宇宙論，第四編爲物理學，化學，生理學之說明。說者謂等於學術叢編焉。而特嘉爾自序謂哲學即人類知識之綜合，其主要者：（一）玄學，（二）物理學，（三）機械的科學，包有醫學機械學及倫理學云。皆以哲學之名包一

切科學也。

又有以哲學與科學爲同義者。如霍布斯分哲學爲三部分：曰物理學，曰人類學，曰政治學；又謂不屬於哲學者爲神學及歷史（自然史及政治學）何也？以其非科學也。洛克分哲學爲二部：一曰物理（亦謂之自然哲學），二曰應用（如倫理學論理學等）。一千六百九十六年英國著名算學家韋里斯（W. alis）於皇家科學會成立式演說曰：本會者，超乎宗教及政治之外而專爲哲學之研究者也。研究之對象，曰物理學，曰解剖術，曰形學，曰天文，曰航海術，曰統計學，曰磁學，曰化學，曰機械學，曰實驗之自然科學。我等所討論者，曰血之流行，曰靜脈，曰哥白尼學說，曰彗星及新星之性質，曰木星之衛星，曰遠鏡之改良，曰空氣之重量，曰真空之能否。要之所謂一切新哲學者皆包之而已。曰科學，曰哲學，曰新哲學，初未爲界別也。伏爾弗（Wolff）者，於十八世紀中組織通俗哲學者也，分哲學爲三部：曰自然神學，曰心理學，曰物理學，此模範科學也，爲第一部；曰論理學，曰與心理學相應之實用哲學，曰與物理學相應之機械學，爲第二部；曰本體學，爲綜合一切現象而考定之之科學，爲第三部。是亦以哲學包科學者。也。至康德作純粹理性批判，別人之認識爲先天後天二類。先天者出於固有，後天者本於經驗，前者爲感想而後者爲分析法，前者構成玄學（即哲學）而後者構成科學。於是哲學與科學始有

畫然之界限。

然由是而康德以後之理想派哲學家遂有排斥科學之說，如菲屑脫云：「哲學者不必顧何等經驗而純然從事於先天之認識者也。」賽零則又進一步，謂「自然學研究者之方法盲者也，無理想者也。故哲學破壞於培根，而科學則破壞於波埃爾（Boyle）及牛頓」至於海該爾爲懸想派哲學之完成者，則以科學爲不外乎各種零碎知識之集合，而實在之知識惟有哲學耳。既有此排斥科學之哲學家，而科學發展以後，遂有排斥哲學之科學家。大率謂哲學者，嚴格言之，本不得爲科學，是乃一種之詭辨術，據一種官能或理性之現象，以說明一切事物；或爲一種之魔術，以深晦之神意，雜入最普通之概念而宣布之，要皆以震駭庸俗已耳。凡此等互相菲薄之言，其非真理，可不待言。惟有一種事實不可不注意者，則自科學發展以後，哲學之範圍以漸縮小是也。

自十六世紀以後，學術界之觀念，漸與中古時代不同。其最著者：（一）培根於論理學極力提倡歸納法，因得凌駕雅里士多德之演繹法，而凡事基礎於實地之觀察。（二）自一千五百九十年發明顯微鏡，千六百零九年發明遠鏡，其後寒暑風雨電氣等表次第發明，而實驗之具漸備。（三）分工之理大明，漸由博綜之哲學而趨於專精之科學。此皆各種科學特別成立之原因也。哥白尼（Copernicus）

nicus; 1473-1543) 唱地動說, 加伯爾 (Kepler; 1571-1630) 發見行星繞日之規則, 加里勒 (Galileo; 1564-1642) 附加以地球繞日之時間, 牛頓 (Newton; 1642-1727) 更發見引力之公例, 而天文學成立。自梅斯納 (Mersenne 1588-1648) 斯耐爾 (Snell; 1591-1626) 發明聲學光學之公例, 齊貝爾 (Gilbert) 發見磁學公例, 而物理學以漸成立。波埃爾 (Robert Boyle; 1627-1691) 規定原子之概念而化學以漸成立。哈爾佛 (Harvey 1578-1657) 發見血液循環之系統, 而生理學以漸成立。李蕭 (Linne; 1707-1778) 新定植物系統而植物學成立。屈維野 (Cuvier 1769-1833) 創比較解剖學, 研求動物自然系統, 而動物學成立。凡自然現象, 自昔為哲學所包含者, 皆已建立為科學矣。而精神現象之學, 如心理學者, 近已用實驗之法, 組織為科學, 發起於韋貝爾 (E. H. Weber 1795-1878) 費希納 (Fechner; 1801-1887) 而成立於馮德 (Wundt) 由是而演出者, 則有費希納之歸納法美學, 及曼馬 (Mannmar) 之實驗教育學, 亦將離哲學而獨立。其他若社會學, 若倫理學, 若人類學, 若比較宗教學, 若比較言語學等, 凡昔日之附麗於哲學而以演繹法治之者, 至於今日, 悉為歸納法治之, 而將自成爲科學。然則所遺留而爲哲學之範圍者何耶?

於是郎革 (Albert Lange) 以爲將來之哲學, 有思想的文學而已; 而海該爾之徒, 則以爲將來

之哲學，不過哲學史耳。夫文學必含哲理，在今日已爲顯著之事實；新哲學之發生，必胚胎於思想的歷史之總和，不能不以哲學史爲哲學之大本營，亦事實也。然哲學之各部分，雖已分演而爲各科學，而哲學之任務，則尙不止於前述之二端。約舉之有三：一曰各科哲學：如應用數學之公例以言哲理，謂之數理哲學；應用生理學之公例以言哲學，則爲生理哲學等是也。二曰綜合各種科學：如合各種自然科學之公例而去其齟齬，通其隔闕，以構爲哲學者，是爲自然哲學；又各以自然科學所得之公例，應用於精神科學，又合自然科學及精神科學之公例而論定爲最高之原理，如孔德（Auguste Comte）之實證哲學，斯賓賽爾（Herbert Spencer）之綜合哲學原理是也。三曰玄學：一方面基礎於種種科學所綜合之原理，一方面又基礎於哲學史所包含之漸進的思想，而對於此方面所未解決之各問題，以新說解答之，如別格遜（Henri Bergson）之創造的進化論其例也。夫各科哲理與綜合各種科學，固介乎科學與哲學之間，惟玄學始超乎科學之上。然科學發達以後之玄學，與科學幼稚時代之玄學較然不同，是亦可以觀哲學與科學之相得而益彰矣。（言行錄）

## 藝術與宗教

華林

### （一） 古代文明

說者謂在古代藝術，皆受宗教勢力所支配，是說誠然。要知古代，非但藝術脫離不了宗教範圍，即一切政治道德等，亦為宗教所管轄。羅馬教皇，威權赫赫，今則如何乎？曠觀歷史之陳跡，上原於埃及之文明，尼流河畔，風物依稀，然尖塔石像，巍然猶存。後人憑弔，感傷民族之衰頹，瀚海無涯，浪沙淘盡矣。此種東方之文明，固可為驚駭，如建築雕刻塑像繪畫，足為一代之信史。然不外表現神教及帝王之威嚴。但此種之作品，雖未脫迷信及恐怖之思潮，要知當時道德科學人情風俗咸寓於其中。此種連帶之關係，以表現人生命運之顛連，如秦築長城，萬里朱殷，埃及古代之建築，亦驅罪犯苦力，為之奔走，今僅成為歷史上之遺跡。舊信仰已死，舊情愛已灰，舊藝術亦衰頹無生氣矣！

地中海上，煙火明滅，有希臘之古島，當時文物，雄視列邦，臨海風光，天氣溫和，民族之性質，溫而健，喜團結，愛自由，詩女之哀怨，烈士之戰傷，人尚武功，雅好文物，藝術如此，始有生機，然仍囿於神教思想，及英雄主義。雖有鄂謨 Homere 之慷慨悲歌，及亞歷山大 Alexandre 好逞雄武，至盛世末年，漸呈淪落之象。在十七世紀，經土耳其之役，莊嚴聖地，可憐焦土。紀元前之遺跡，僅存斷碣殘碑，泣對斜陽，古國文明，煙銷火滅矣。回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如虎，（亞歷山大 大爭波斯及印度，是在紀元前三百年）信與愛耶？今安在哉！

羅馬文明，受希臘之影響，而有創造之色彩，如戲園浴室藏書樓運動場，是藝術發展公共生活之引綫。當臥居司特之時代，Stiele d'Auguste 藝術之花，播爲茂盛，如俄鶴詩 Horace 及悅義納 Virgile 等之詩人，或以英雄主義，喚醒愛國之情操，或以纏綿之情，以求自然界之安慰。今歐西文明，即原於希臘羅馬之文明也。發展歐洲之新生命者以此，摧殘歐洲之新生命者亦以此。至中世紀時代，蔓延宗教之戰爭，枕尸遍野，荼毒生靈，藝術之花，忽經暴雨狂風，散落無人過問矣。

## (二) 文藝復興

歐洲文化在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爲文藝復興時代。古代藝術，而仍流傳於意大利者，或由富商大族之收藏，或由文學及歷史上之創造，如枯瘦之枝，偶經雨潤，復開憔悴之花，吐芳微笑，復蘇之狀，半酣半醒，亦耐人尋思也。此時藝術，仍不脫宗教帝王之範圍，然箇人發展之天才，每打破舊有之規律，如彌蓋郎 Michelange 之雕刻，鶴費爾 Raphael 之繪畫，一者獨富筋力，發揚箇性，一者詩意超然，潛入內心，此時人生之夢，已含理性，美麗之花，而有科學之異彩，如萬謝 Vinci 等，皆科學家而兼藝術家也。至如音樂印刷亦進步，帝王之勢，已駕凌神教而上之。親王貴族，競尙奢華，風俗文物，頓爲之一變矣。



法王佛蘭梭弗第一 Francois Ier 嗜好意大利之藝術，於是建築裝飾，皆含意大利之趣味。此時佛郎得 Flandre 之美術，亦流傳於法國及德意志，最著名之畫家，如許潘司 Rubens 繪神教帝王及歷史風景之畫，亦足以表示當時之思想複雜，然其箇人創造之力，亦至偉也。乃時德國畫家，呂亥 Dürer 有超人思想，而哀感沈悶，足以代表民族之特性。荷蘭派如杭柏郎 Pembbrandt 之傑作，多在陰暗中表出光明，亦其境遇上所表現之生命也。西班牙人強悍而注重物質，故外拉司蓋 Velasquez 之作品，醜庸而富生命之努力也。

就復興時代以來，觀察藝術之情緒，皆與歷史地理有關。各人有各人之天才，各民族有各民族之特性。意大利之藝術，實現其夢中之美，佛郎得之藝術，尙真而趨自然，即其義也。可見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已由『神教之美』漸進於『人生之美』，而知顛連痛苦之人生，有接續不斷之努力和創造。如彌蓋郎所雕刻之『黎明』，啓其含淚之目，而向光明之前途。吾知前途固光明，而傷心之淚終流不盡也。人生如是，藝術亦如是，豈迷妄虛偽之宗教，所能解決者哉？

### (三) 近代思潮

十七世紀法國之藝術，受帝王之保護，而有官辦之性質。此時古典派盛行，文人藝士，多研究古代

之英雄及神話於是文藝上，有崇古之現象。至十八世紀文藝，始有獨立之精神，不甘受前代之束縛。當時科學，教育，日臻勝境，如服爾泰 Voltaire 及盧騷 Rousseau 之流，倡自由平等之說。於是浪漫派之思潮，與德國詩人謝賴 Schiller 戈特 Gathe 相和應，則旁礴哀怨之情緒，舉世變成血海，人都化作魚蝦矣。革命風雲，漫天起舞，古代遺規，掃地以盡。因而藝術上自由之花，亦燦爛齊發，帝王已授首矣，神教尙何言哉。

浪漫派既窺破希臘羅馬之文明，一掃古典派之積習。文人藝士，均發展箇性之自由，和創造之勉力。十九世紀，法國寫實派畫家，如彌艾 Millet 戈拜 Courbet 前者以深密之心理，寫田莊之生活，如『樵夫之死』及『拾穗』。『倚鋤之人』皆人生之努力，亦人生之悲劇也。後者乃反對宗教之健將，力破迷妄之說，其創作如『傳教歸來』及『情神與心神』。戈氏畫神女無兩翼，彼以爲絕未見有翼之人，可見其畫，注重考察也。其友蒲魯東 Proudhon 力闢神教之藝術，而倡『人之美』。蒲氏以爲神話，宗教，戰爭，英傑，皆非純粹之人，乃迷信造孽之幻術家，此種虛妄偽造之藝術，離人生太遠，無補救於社會也。居友 Gwyn 則謂最高尚藝術之目的，則含有社會性質之美學情緒，又謂最大之藝人，乃指點羣衆之導師也。

現代藝術之進步，如印象派及深密派，一則注重外物光色，一則注重內心情緒。前者因光學之發明，後者因心理學之進步。於是美術與科學道德，皆成連帶之關係。因藝術須脫離宗教及國家之迷信，而不能脫離社會也。此種新藝術之生命，即新人道之生命，而為人類真理之信仰也。如深密派 Heidegger 以簡單素靜之技能，表現社會最深之情緒，困苦顛連之命運。在藝術上，以短小時間，給吾人莫大之教訓，因而同情感受，傳達於羣衆，提高道德，不可謂細。蒲氏謂藝術是表現自然之意念，以求吾人類物質和精神上之健全。吾以為如此殘缺不完之人生，處此殘缺不完之世界，時時欲求滿足其需要，時時感受莫大之痛苦。藝人，發願補盡人生之缺憾，無奈杜鵑聲聲道苦，因連帶之同情，而哀怨愈多。於是藝術有接續不斷之創造，而人生亦有接續不斷之努力，須知苦樂愛憎，即人生之彩色也。人生究竟為何究竟？如是，宗教家欲牽強附會而解決之，非妄則愚矣！（學藝）

### 生存競爭與道德

高礪若

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物質之進步愈速，人類之慾望益奢。加以天然物產減而不增，人口孳生增而不減。吾人之取資於天然者，殆達於大極，鮮存餘地。故往昔之悠遊木石間，順宇宙之化者，羣起圖自固，謀遂其生。生物學發達，宇宙之玄妙既明，首得其義，豁然驚醒者，厥維歐西。挾以臨非而非靡，挾以圖美

而美墟。他若太平洋之澳洲以及南洋羣島孤懸海中，有一物之產者，莫不有其人之跡。尼履所及，席捲以去，莫或能抗。餘勢洶湧，達於亞洲，吾國地大物博，久不自振，猝當其衝，衛禦乏術。計自海通以來，迄於今日，國內之物力頽廢，未與如故。不幸更爲他人尾闈，一挫再挫，生計日拙，南柯初醒。而生存競爭爲天演公理之說，隨歐風東來。當之者受外緣之挾迫，起衷心之反應，望風而和，日用其競，日用其爭。舉凡足以勝人者，詐虞相尚，殘酷不顧。舉凡足以利己者，蠅營狗苟，廉恥不卹。昔日之目爲罪惡者，今殆視爲當然。無形之制裁，密法嚴刑，不足濟其窮。舊道德既因是而廢，新道德亦因是而不立。舉國機關，幾盡爲罪惡之藪。舉國上下，幾盡爲罪惡之人。箇人之處境，以危。社會之秩序，以亂。憂國之士，睹世風日下，歸之人心不古，新說爲害，尊孔尊孟，舊道德復活之說，風行一時。欲以古人揖讓高風，道德美談，普及於今日社會，混其相爭相奪，非道不德之行。究其實，閔從者僅五分鐘之熱潮，提倡者僅少數人之僻見。匡正於社會者，數年來成績毫無。蓋生存競爭者，自然之趨勢，非人力足以挽回。道德者，根基於罪惡，消極固然。積極亦然。生存關係既異，罪惡觀念以殊。道德以遷。睹古人之善其善，味然欲盡行諸今日。封建時代，閉關時代，人給物裕時代，物質朴野時代，既相將以去，扞格不入，理所當然。不於生存上，作根本之解決。致致於末流是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社會亂絲，益以棼之耳。何怪其成績毫無也。

生存競爭、爲義甚廣。淺見者不察、往往以競爭云者、卽攘奪之謂。攘奪之外、不復有競爭。此固譯語之病、而義之不可不明、界之不可不限者也。考生存競爭之說、起於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氏之進化論。求諸原文爲 Struggle for existence Struggle 者。To make great efforts with constation of the body, to make great exertion 也。謂之爲競爭、寧謂之爲努力、謂之爲生存競爭、寧謂之爲生存努力。更舉實例、吾人墜水、則手揮足舞、何也。Struggle for existence 也。吾而勝、吾無取於水。吾而敗、水無取於吾。吾之揮舞、惟求出水、保我生存之 Struggle 耳。危崖墜石、吾則捷趨而避、何也。Struggle for existence 也。吾避而及、吾無取於石。吾避弗及、石無取於吾。吾之捷趨、惟求出險、保我生存之 Struggle 耳。故 Struggle for existence 者、不必皆有敵體、同一目的、互相攘奪、互相競爭也。故謂之爲生存競爭、寧謂之爲生存努力。特宇宙之賦生物者有限、生物之求供也無窮、同化消化、必以他取。目的既同、攘奪斯生。故攘奪爲生存競爭之一。反占其強半焉。細析之、可區爲二、試觀植物、根固於土、攻敵之機能不具、取而有之、決所非能。（除一二寄生肉食者外）日光炭水諸要素、散佈宇宙、未爲他人所有者、努力制先、攘而得之耳。故其攘奪爲間接、仍不出努力之範圍。植物而外、無機物不能攝爲營養。資以生存、乃攘他植物或動物之所有、以入於己。故皆直接而實行其攘

奪也。吾人類機能既敏，需要益大。求之愈亟，攘之愈烈。故直接攘奪，鮮見於植，而甚於動。動物之中，人類冠之。

夫以生存競爭爲宇宙公理，吾人處世，無或能免。遂謂達氏之論，所謂生存競爭者，僅直接攘奪之謂。而吾人一己以外，同爲敵體。欲保生存，直接攘奪，損人利己，外他不可得。此則所謂失以毫釐，差之千里者也。進化論之基羣性也，非箇性也。故其所謂競爭，箇性之外，復有羣性。攘奪限制，層層相接，羣何由來，生存競爭生之也。證以動物，羊之善羣，夫人所知。蓋體力孱弱，不克禦敵，輾轉求自保，達於合羣。水草之區，一羊足資一月糧者，因羣羊之至，或不資一日。以禦敵故，往往節其攘奪之心。西伯利亞之狼，因天候嚴寒，自然 Nature 壓迫，甚於他方，獨處力弱，不足以襲擊攻強，則亦自節其一部分之攘奪，從而合羣。以是知合羣者，由生存競爭以得之。自衛之道，節小攘奪爲大攘奪，求箇性之生存於羣性耳。

吾人類發達，以有今日，形上形下，精神物質，其進化之階，歷歷可考。進化之由，亦得一言以蔽之曰：生存競爭也。吾人身無羽毛爪牙之利，對於自然，對於他動物，抗力至弱，輾轉求生，同一父母，幼小相聚，利害相同者，合禦共存，乃以成家。家猶力弱，合以成族，成部落，成國家。合羣之始，非知羣利，以意志結合，亦非以血統爲基。蓋 *of fitness* 者，無既定之方向，無既定之手段，（佈種於巨石之下，其萌則曲折以出，方

其曲折之際、石之廣厚、非其所知、無亦以不克直立、則折而他求。幸而出石者生、不幸而誤其方向、則亡。吾人見出石者生、不見不出石者亡、則以為植物有是知。實則生生滅滅、一不識不知之 *Struggle* 而已。 *Struggle* 之成敗如何、又一無定無限之、或然 *Probability* 耳。而血統觀念、起於合羣之後也。證以動物哺乳期過、母子之關係絕。遊牝期終、牝牡之關係絕。而合羣如故。在吾人類亦猶是。未可以他原因說明之者。縱觀歷史、明證彰彰。始也小國、繼也統一。統一之道雖不一。若德美之自相結合、若諸強國之強制併合、為形雖殊、而其今日立國之基、競爭益烈、攘奪益大、其羣之範圍乃益廣也。今日西歐戰爭、曷為而起、雖因緒多端、而大日耳曼大斯拉夫之相競、為其主因。識者所同認也。故今日競爭範圍、復由國家而進為民族矣。他日黃種稍振、將由民族之進為人種、蓋可逆料。敵體不存、羣則立。渙、覓敵體於羣中、羣乃分裂。吾中國在近代國家中、社會組織、至不完全。易詞言之、即羣之組織、至不完全。至為渙散。考其故、自秦以後、羣之敵體不復存。羣無敵體、羣不成立。吾國之所以維持此不完全社會、未嘗分裂以達今日者、蓋轉羣與羣之敵體、為君與民。即以箇人為羣之敵體、雖歷代興廢、有見迫於外敵者、若五胡若元清、似未可謂為無『羣之敵體』。然細審當時、其所以防外者、未嘗以己國之羣為本體、而仍以箇人之君主為本體。所異者、君主對於己國之民、為妥協敵體、對於外敵、為仇視敵體耳。

羣也者、合箇人以成一羣之中、有一人焉、圖其生存、害羣自恣、羣未嘗因一人而換、換羣之害、不因其害羣而及身、則其人也、得莫大勝利。他人之衛羣、適以作害羣者之犧牲、則亦相從折入耳。衛羣分子、漸次漸滅、羣終以澆、欲其不澆、不得不有以制此害羣者、於是而道德生、道德者、以羣力、立標準、範圍、以限箇人者也。世無竊盜之惡、卽無不盜之德、世無苟取之惡、卽無廉直之德、社會之所以獎者、卽基於所抑然道德之力、制之無形、制之間接、機巧強暴者、智力所以損人於有形、於直接、則道德失其效、而法律生、政治現。故法律政治者、由保羣之競爭來、推之本源、卽生有競爭之一也。生在關係、選敵體變、罪惡之觀念、殊而道德法律政治與、以俱異。法律政治重在形式、易之也易、道德無形、深入人心、易之也難。往往情過勢遷、政治法律俱易、而道德猶占其固有之根據、不稍改進爲害、乃不可測何也。一方面足以阻社會之發達、不能與生存關係俱進、一方面則促害羣者之生、失其制裁之力。吾國周秦而後、敵體既易、道德亦變、經數千年專制時代之淘汰、孕育所謂道德、已失其對外爲羣之旨。迄於今日、幾失其羣性。辛亥帝制既覆、舊時狀態、忽然中絕、舊道德因多扞格、激烈者作毀廢之談、新道德未立、而冥頑者作復古之說。或衷或西、社會狀態、有如張帆太平洋上、受颶風之鼓盪、岌岌不可終日。願道德無擇於新舊、但問其適於固吾國保吾羣之生存與否、適者存之、不適者則不憚更張之。



若夫不察乎人類趨勢。不明乎世界潮流。不鑒乎生存關係。不審乎天演真理。以耳爲目。昧然盲從。古人之善其善。惡其惡者。從而延長過去道德之運命。自戕其生。與夫乘舊道德之失勢。恣睢自肆。不顧其羣羣渙而已。亦隨之者。皆自滅而不達生存競爭之道耳。

生活狀態。其變亦漸。故道德之退廢。不驟始於一旦。以辛亥爲中絕者。僅皮毛之見。清社鼎革。死難者幾人。男女授受不親。誰復實行。苦塊昏迷。僅爲欺人常套。此三者皆舊道德忠孝節之大義。固不待清社之屋。民國之興。皆杳然不見片影。以其不合乎生活狀態。失其制裁之力也。久矣。人羣之趨向。譬猶水流。堤堰久決。汎濫者已成常情。辛亥鼎革。不過揚波助勢耳。汎濫之後。流旣改道。必強復故跡。益甚其狂勢而已。補之之策。厥惟順勢改道。設堤堰以障之。忠君者。以箇人爲羣之敵體。時之道德。節孝者。以家族爲家族之敵體。時之道德。皆足以妨羣力之澎湃。不合乎今日之生存狀態。譬猶流之改道。不可復復也。生存競爭。旣進以國家。以民族爲敵體。則吾人之堤堰。亦當著眼。國家。民族。約其分子。立爲道德也。吾國今日羣渙現象。已昭然暴露。生存之機。不絕如綫。願吾國人。勿以故見自封。凡有以阻吾羣力者。皆當舉而革新之。凡可以大吾羣力者。皆當舉而實行之。勿以利己自恣。於羣內爲節制之競爭。而移其慾力目的。物於吾羣之外。國人對於此新狀態之生存競爭。與道德問題。其亦有審擇詳者。急起直追者乎。（青年）

## 勤工儉學傳序

蔡元培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蓋吾人之一身，二要，未有不借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給之者。願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給而無愧？曰：吾人所用之工，亦所以供給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農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功而弗事，則人類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爲吾人之天職。

灑掃，至簡單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職篇著其法；農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謂不如老農老圃。工無大小，無繁簡，鮮有不學而能者。故自古有師徒傳授之制。而今之實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幾舉吾人所作之工而一一爲教授之設備，是學而後工也。且古諺有之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習於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學理。吳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氣之理，福格林因售藥而窺化學之奧，比爾因織布而悟印花布之術，工之中自有學在也。然則吾人當作工時代，固已有預備之學力，而且即工即學，隨在即是，似無待他求焉。雖然，學之範圍至廣大，決非一工之能賅；而吾人嗜學之性，亦決不能以學之直接隸屬於工者爲限。吾之作工，必以物質爲原料，則礦學生物學及化學之所關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則重

學機器學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數量，則數理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則美學之所關也；吾之工所以應他人之需要，則生理心理人類社會學之所關也。蓋學之不屬於工而與工有密切關係者，所在皆是；吾苟擇其性之所近者而隨時研究之，其能裨益於吾工者，決非淺鮮；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時，亦增無窮之興趣。此決非吾人所可忽視也。又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飢食渴飲，可以度日矣；而其理之飢渴，或甚於飲食。好好色，惡惡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衝動，有逾於色臭。例如發拉第業訂書，而特注意於書中之電學；都耐業理髮，而好以其暇練習繪事。電學之於釘書，繪學之於理髮，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吾國古人有以桶匠而談易者，有以餅師而吟詩者。易之於桶，詩之於餅，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然則吾人之於即工即學以外，又不能無特別之學問，不可誣也。

雖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者，尙未能見諸實行也。現今社會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價值，而後以之購吾之所需。兩者之間，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於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於是濟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於普通，而始有餘力以求學也。顧勤之度終有際限，而學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則其道又窮。吾人於是又濟之以儉。儉焉者，得由兩方而實行之。一則於吾人之日用，務撙節其不甚要者，使有

以應用於學而不置。弗拉客蒙欲赴羅馬而習造像，與其妻日節衣食之費，五年而旅費乃足。律賓斯敦執業棉廠，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學醫學，所得工資，從不妄費，而悉以購書。是其例也。一則於學問之途，用其費省而事舉者。書籍，學者所需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律敦之借用於書肆，吳爾之借鈔於友人，可也。儀器，學者所需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鍋兩寒暑表治熱學，弗具孫之以氈一方珠一串治星學，可也。勤於工作而儉於求學如是，而猶不足以達吾好學之鵠的，寧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齊竺山諸君之創設豆腐公司於巴黎也，設爲以工兼學之制；試之有效，乃提倡儉學會。儉學會者，專持以儉求學之主義者也。而其中有并置於儉學之資者，乃兼工以濟學。其與豆腐公司諸君，雖有偏重於學及偏重於工之殊，而其爲工學兼營則一也。繼豆腐公司而起者，有地浹泊（人造絲）廠諸君。人數漸增，範圍漸廣。於是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諸君，按實定名，而有勤工儉學會之組織。由此勤於工作而儉以求學之主義，益確實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見於勤工儉學會之舉，由來已久，而其間著名之學者，各具有複雜之歷史，不朽之精神，類皆足以資吾人之則效，而鼓吾人之興會，爰采取而演述之，以爲勤工儉學傳，月刊一冊，華法對照，俾讀者於修養德性之餘，兼得研尋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僅據事直書，而且於心跡醇疵之間，觀

察異同之點，悉之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證明之，使勤工儉學之本義，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余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敷來爾盧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儉學會之緣起及其主義，以爲之序。時民國四年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言行錄）

### 松岡小史序

吳 虞

吾國歷史之學，原於尚書春秋，襲專制之陳迹，昧進化之秩序，有事實而無理想，能因襲而罕創作。二十四史，徒爲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陳陳相因，一邱之貉。其稍稍立異者，亦無非明正閔之分，嚴僮之辨，特標道學，重貶二臣而已。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國家，知有箇人而不知有羣體，懷張君權，崇闡儒；教於人民權利之得失，社會文化之消長，概非所問。歷史既爲朝廷所專有，於是舍朝廷之事，殆別無可記。

而漢藝文志之論小說，亦稱小說家出於稗官，（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街談巷說，細碎之言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閭里小知所及，芻蕘狂夫之議，以備人君采擇。視小說爲細碎小道，極爲微末；未嘗認其於社會國家有重要之關係；僅爲警詩工諫之附庸而已。故周秦西漢之小說，如青史子，虞初周說，西京雜記等，與近世雜史相類。（司馬光通鑑，采雜史至三百二十

二種之多。伊尹說，鬻子說，言兼黃老；而莊子天下篇舉宋鉞尹文之術列爲一家，宋子，漢藝文志亦入小說。諸家雖有意於社會，有益於民俗，而其效弗著，則以爲當世所輕故也。笑林以後，芻蕘之旨益衰。宋史藝文志載小說類一千八百六十六卷，盧文昭宋史藝文志補又載小說類三百三十八卷，而存於今者寥寥可數，非無因也。

然小說撰自民間，非若正史之出於欽定，其筆削自由，無忌諱拘繫之累。雖或有肆恩怨之私，滯是非之實者，然據以考一代之風尚，一事之真相，往往較讀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所得者爲親切而有味。

紀曉嵐於四庫提要，謂晉書直是稗官之體，（語本朱熹）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舉馬敦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祭贈，及郭琦爲武帝吏不爲趙王倫吏，晉書皆不爲立傳，爲其根本之病。不知晉人講老莊之學，其對於君臣之觀念，與紀曉嵐講儒家之學者迥殊。紀曉嵐所認爲正典者，以近世眼光觀之，則正墮於專制之毒霧中也。且晉書亦非全不取舊時代之忠節。章太炎曰：「世謂晉人清談廢事，必忘大節。此實不然。樂廣，衛玠，清言之令。愍懷故臣，冒禁拜辭，爲司隸收縛，廣解遣之。衛玠語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不得謂忘大節也。南朝疵點，專在帝室。唐乃

延及士民。太平廣記所引南朝小說，奇而近雅，怪不至繆，又無淫侈之言。唐人小說，文既無法，半皆妖蠱，欲羨榮遇之情，驕淫矜夸之態，溢於楮墨；人心險薄，從是可知。然則晉書之采小說，於當時社會情形，士夫習尚，猶可藉以見其真。唐書撰於宋祁、歐陽修，誦法孔子，是非不謬於聖人，而欲識有唐一代社會情形，士夫習尚，轉非藉小說不足以見其實。此十八家晉書之所以竝亡，而當時之人，所以競從新撰，歟！  
李肇國史補序曰：「言報應，敝鬼神，述夢卜，近怪異，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使吾國小說，悉本是為宗旨，則『相斫書』之外，如小說者，亦何可厚非乎！」

西人謂小說為文學與美術之菁華，必社會進步而後小說進步。歐美小說，最近以來，漸離虛構而趨實寫，萬變之人事，當代之文明，小說家皆一一沈思默索，取各種之材料，鉤心鬪角，作為文章，發揮而指示之，以潛移世人之思想，納諸進化之塗；易俗移風，此小說之功用所以為偉也。

吾國後來小說，多宗襲唐人，竦權慕勢，獎盜誣淫，學術淺薄，思想陋劣，社會智識，彌弗周徧。滿清一代，如蒲松齡、林紆，雖皆以小說擅名，而章太炎乃比之大全講章之傳於六藝，其非薄酷烈矣。

年來滬濱小說，千卷萬帙，汗牛充棟，求其可比青史虞初者，正復難得。晁公武曰：「為王安石之學者，以『贈之以芍藥』為男淫女，『貽我握椒』為女淫男，鄙襲不典，前輩以為嗤笑，而黃朝英獨愛重

之王鏗纂侍女小名錄，凡稗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正史所載，反多脫略，子弟之學，其弊如此！然則吾人今日而爲小說，非遠取稗官之意，近師歐美之長，將不免蹈晁氏所訶，而於國家社會奚益矣？

富順劉君長述，名父之子，學有方法，智術該博，溢爲論著，雕刻鏗鑿，陶冶萬象，發揮旁通，洋洋灑灑。新撰松岡小史一書，抒其理想，本其經歷，自教育，軍事，法律，政治，社會現象，家庭習慣，靡不折衷箴砭，兼宗新舊，獨條所得，枝葉扶疏，十餘萬言，書可繕寫。誣諉作序，余乃謬貢管窺，聊資撫掌。他日讀是書者，卽視爲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王而農之噩夢，固無不可。小說之在社會，其勢力遠過於六經，又惡有所謂『君子不爲』者乎？

## 四川法政學校同學錄序

吳虞

中華民國七年，歲在戊午，四川法政學校某班諸君，旣行畢業禮，將有同學錄之刻。遠符著籍之規，近表樂羣之意。熊君小巖適長斯校，誣諉作序。不佞雖無文，曷敢辭也。於是序曰：

吾國學校之制，其可見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以成性也。有虞氏卽學以藏柔，而命之曰『庠』，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而命之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周人內卽近郊，並建四學，所謂『虞庠』，『夏序』，『商校』，『辟雍』。



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

其學之科目，則王制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校，秋學禮，冬讀書。」師氏教國子以三德，六行。保氏教國子以禮樂射，馭書數。

其學之旨趣，則學記謂「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又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疏曰「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

其所謂道，則爲經術政教。（周禮師氏疏引河上公老子注）所謂德行，則爲孝友恭順；所謂賢才，則爲曉解世事，達於吏治，或言語應對，堪爲使命者。此蓋貴族政治，重在官材，故醫卜之倫，皆爲曲藝，不得預試。其學制與漢代著之功令，勸以官祿，實同條共貫，觀漢廣厲學官之路，至於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而司馬遷乃廢書而歎，班孟堅譏爲「利祿之路使然」，可以悟其得士之非真矣。

姬周崩壞，學不在官，於是孔墨之徒，匹夫崛起，聚徒創教，並稱「顯學」。故淮南子稱孔氏弟子七

十，養徒三千；墨子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而七十子之徒，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轉相授受。孟軻，鄒忌，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夏駢，鄒奭，荀卿諸人，均先後遊於稷下，著書立說。繼起者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莊周，韓非，李斯，浮丘伯之流，咸彪炳震耀於世。私家學士，幾與信陵，孟嘗，春申，平原門下之政客中分天下而上之。斯誠吾國學術極盛之期；亦由教育之任禪於布衣，言論思想獲其自由，朝廷威勢弗克左右；奮筆信舌，各標新理，莊嚴璀璨，始呈壯觀。道在私門，百家並起，有由然矣。

降及後世，若馬融生徒四百餘人；鄭玄學徒相隨數百千人；伏曼容生徒常數十百人；崔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張買奴門徒千餘人；熊安生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房暉遠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下逮宋明，流風未泯。其間雖或戎馬生郊，神州板蕩。文武道盡，禮樂同奔，而屋壁幽崖，終發光采，抱殘守闕，韞玉空山，講肄彌殷，弦歌自適。皇室之曆屢更，私家之傳勿墜，懷鉛握素，重席橫經，弘道在人，誠非帝力。是則大才命世，寧出鬻字之中？儒生樂道，自成曠代之業。大道之鬱，不在官學之弗興，而在私學之弗競，較然可識矣。

蓋公家之學，志惟從政，纓冕祭懷，章編莫絕；苟紆青紫，殆焚筆硯；深汲遠到，其事葦難；學之陵夷，良

由於此。私家之學，弗慕榮利，開議清靜，嫺媚其業；高志自娛，成就斯大；菁華茂蔚，方諸官學，迴復過之。故桓靈之間，太學諸生增至三萬餘人，然浮華相尚，儒者之風遂衰。宋頤太學令，立三舍之法，然驚於富貴，苟得冒進，朱子以爲可廢，馬端臨至譏爲儒者以學術爲筌蹄，國家以學宮爲芻狗，其弊可觀矣。

善乎章太炎之言曰：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闡置，足以千祿，學之則皮傅而止。曾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於唐，理學盛於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防於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學校利祿之途，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益足證學屬公家，趨於致用，愚者波蕩，罕尋根柢，校業自畫，上達難知，講義之餘，未窺羣籍，語其腐蘊，無異科舉。且學校主幹，委自有司，所學所用，每多違反，給以厚糈，置之散地，養老尊官，優遊而已，加之情面請託，互相憑藉，師弟相蒙，等諸市道，高談倫理，實踐無聞，瓦釜黃鐘，雜然並進，哲士良師，色斯舉矣，學風墮落，居然可知。縱覽古今，得失斯著。

熊君克承師說（太炎先生弟子）博極中西，慨此橫流，亟思理董，知新溫故，兼容并包，獨重真知，屏除浮爲，大雅不羣，典型斯在。諸君講習有年，瑰琦夙著，必能陋桓榮稽古之榮，叔孫希世之謬，決彼滯離，自設門戶，發揮高遠之精神，更圖充實之學術。當知勢位之外，別有名山千載之傳，寄於一卷探蹟索

隱，廣質通人，直諒多聞，毋忘益友。在官在野，各放光明，紹絕學，振洪業，修名爛然，不佞固拭目俟之矣。或都吳虞又陵序（文錄）

###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六年一月）

蔡元培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爲本校校長時，予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爲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爲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爲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爲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治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明謗莫如自修，人設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

儘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爲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爲做官，入商科者非爲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爲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顧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過，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胥。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爲劣惡，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爲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爲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爲人輕侮，更何足以感

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爲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常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之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余見歐人購物者，每至店肆，店夥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薄物細故，猶懇摯如此；況學術傳習之大端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前所計畫者二事：

一曰改良講義。諸君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祇列綱要，其詳細節目，由教師口授後學者自行筆記，並隨時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

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備教員與學生之參考。今日所與諸君陳說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爲商榷可也。（言行錄）

##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八年八月）

蔡元培

北京大學學生諸君，並請全國學生聯合會諸君公鑒：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爲喚醒全國國民愛

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瞭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於諸君喚醒之功，不能為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為連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連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資預備。即以提倡國貨而言，販賣固其要務，然必有製造貨品之工廠，與培植原料之農場，以開其源。若驅工廠農場之人材而悉從事於販賣，其破產也可立而待。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所以對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尙未可認為完成，不能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由然以俟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今若為永久喚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

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爲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適用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原之學力，而養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爲第一責任也。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爲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爲畢甲不足，必畢乙而後可，豈謂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爲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大多數已由婦女補充，而自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僕自出京預備杜門譯書，重以臥病，遂屏外緣。乃近有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之呼聲，各方面遂紛加責備，迫以復出。僕遂不能不加以考慮。夫所謂教育原狀者，寧有外於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乎？使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僕爲教育前途起見，雖力疾從公，亦義不容辭。讀諸君十三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爲言，



懃懃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爲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言行錄）

近世文選第二集終

上海東書局發行

修辭學要略

一冊 二角

中國詩學通評

一冊 二角

右二書均涇縣胡懷琛先生著。先生曾充滬江大學教授。卽用此二書稿本爲課本。書中對於姚惜抱氏所云之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者。俱能心知其意。各舉例文以證明之。而練字、練句、各法。亦多發前人之所未道。至於詩學之源流派別。尤能洞見所以。獨據心得。誠研究中國文學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詩 文 讀 本

●新註唐詩三百首 二册 五角

●新註宋元詩三百首 二册 五角

●韓文評註讀本 二册 四角

●柳文評註讀本 二册 五角

●歐陽文評註讀本 二册 五角

●三蘇文評註讀本 三册 四角

●評清文讀本 二册 四角

●評宋元明文讀本 二册 四角

●評唐文讀本 二册 四角

●評南北朝文讀本 二册 四角

●評漢魏文讀本 二册 四角

●評周秦文讀本 一册 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版

近世文選(第一集)

(每集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纂集者 吳興沈鎔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北四藏路南公盆里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京 廣州 漢口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奉天

長沙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77 10  
34114 2  
11

